



金文最

和
372
7



金文最卷二十四目錄

跋

證類本草跋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見文雅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見文雅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見文雅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見文雅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見文雅

朗然子劉真人詩跋

摹刻龍興寺額跋

續編祖庭廣記跋

金剛經跋

楊少師侍御帖跋

見文雅

三仙帖跋

見文雅

宇文虛中

蔡松年

施宜生

劉沂

高衍

蔡珪

失名

孫慤

孔璠

王寂

王寂

王寂

所錄文
有物耶

利
29分
夕



漢魯季王石刻跋

高德裔

武德乾封詔敕碑跋

高德裔

劉處元范懌靈虛宮唱和詩跋

范懌

王重陽掛金鏡詞後

范懌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跋

張著

喬辰興慶池李氏園兩詩跋

申天祿

高曼卿增修孔子廟記

赫煚

唐庾賁德政頌跋

宋佑之

唐庾賁德政頌跋

卜儒卿

重建孫真人祠記跋

米孝思

胡筠續修太清宮記跋

失名

掖縣劉氏祖塋寒食墓頓序跋

張翬

二蘇墓詩跋

延安學

二蘇墓詩跋

屈子元

玉皇召許真君昇天詔碑跋

張秉

楊用道懷范桂詩跋

王國器

趙閒閒游草堂詩跋

方亨

移刺相公驪山有感詩跋

失名

唐太宗賜孫真人頌跋

邳邦用

真相院摹刻東坡施金帖跋

劉賢

晦明軒刊重修證類本草跋

失名

雲房二字跋

李失名

題李山風雪松杉圖詩跋

王庭筠

李山風雪松杉圖跋

王萬慶

雙溪小稿跋

王萬慶

東坡四達齋銘跋

趙秉文

米元章多景樓詩跋

趙秉文

涪翁草書文選詩跋

趙秉文

東坡書孔北海贊跋 見文雅

異壺圖跋 見文雅

雷司直奏牘跋

曹忠敏公碑跋

東坡與王定國帖跋

楊少師侍御帖跋

楊少師書陰符經跋 見文雅

三仙帖跋

竹溪篆跋

竹溪黃山書跋

東坡乞常州奏章跋

東坡寄無盡公書跋 見文雅

田不伐書跋 見文雅

巫山圖跋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紫陽宮銘跋

山谷草書跋

王致叔書嵇叔夜養生論跋

南麓書跋

黃山書跋

劉伯深西巖歌跋

米元章修靜語錄引跋

郭恕先篆跋

自書擬和韋蘇州詩跋

騶子跋

漢聞憲長韓仁銘跋

清涼洞記跋

宋簿興儒里記跋

西堂頌跋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韓希甫

鄭時昌

魏辛

孟友之與西堂和尚帖跋

魏道明

刻孟宗獻與西堂和尚帖跋

高陟

寶墨堂記跋

王若虛

王進之墨本孝經跋

李獻能

漢聞熹長韓仁銘跋

雷淵

七仙人詩跋見文雅

李俊民

承安登科記跋

李俊民

道藏經跋

李文本

唐太宗慈德寺詩跋

慕蘭

正大四年

僕散汝弼温泉風流子詞跋

李名缺

萬壽觀自然先生讚碑跋以上原列卷四十八

金文最卷二十四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跋

證類本草跋

宇文虛中

唐慎微字審元成都華陽人貌寢陋舉措語言樸訥而中極明敏其治病百不失一一語證候不過數言再問之輒怒不應其於人不以貴賤有所召必往寒暑雨雪不避也其為士人療病不取一錢但以名方秘錄為請以此士人猶喜之每於經史諸書中得一藥名一方論必錄以告遂集為此書尚書左丞蒲公傳正欲以執政恩例奏與一官拒而不受其二子五十一五十四偶忘其名及壻張宗說字巖老皆傳其藝為成都名醫元祐閒虛中為兒童時先人感風毒之病審元療之如神又手緘一書約曰某年月日即啟封至期舊恙復作取所封開視之則所錄二方第一療風毒再作第二療風毒上攻氣促欲作喘嗽如其言以次第餌之半月良愈其

神妙若此皇統三年九月望

證類本草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劉沂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此帖清奇超妙蔡衛公首發明之
施先生繼品題之顧如晚進安敢措辭於其後哉姑記姓名以見
榮觀之幸焉劉沂謹書

書畫彙考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高衍

太白清奇出塵之詩老泉飘逸絕倫之字非衛公品題無以發明
施老以為二公仙去已久蕭閒今此身是誠非虛語正隆己卯立
秋前一日高衍題

書畫彙考

蘇文忠公書李太白詩卷跋

蔡珪

玉局傳東華之詩蕭閒題玉局之字三住老仙發揚之金闕侍郎
秘藏之雖至寶所在有物護持終恐六丁持去如珪輩薄福之人
或不得時見之也此所以捧玩再四遲遲其還是月中休日蔡珪
謹書

書畫彙考

朗然子劉真人詩跋

失名

朗然子齊人也因隨唐元宗幸蜀遇神仙司馬承禎口訣傳金液
還丹火藥訣自後修鍊成功卻歸洛陽鄉老傳言朗然子於宋端
拱年醉死於桃花坊時天大雪惟尸臥處周圍丈餘無一點雪官
吏撿尸惟見鼻口耳中有金蟬遞返出良久飛上空中去眾皆仰
視及回顧卻不見地上尸矣萬靈朝元宮道士趙隱微收得朗然
子詩篇化緣立石廣行其傳叩門告余出示此詩予親詳此詩語
亦不遇運氣吞液保陽去陰與子符契喜為之書皇統元年三月
二日方壺知足居士謹題

鳴鶴餘音

摹刻龍興寺額跋

孫慤

李北海不特以文鳴於唐而書法之妙且口當時口口口口觀
題龍興寺額開元以來能幾人哉故士大夫往往不輕懸挂之口
口規取口口本藏之僧元輝慨然歎曰一失至寶可復得乎檢口
口口命名手摹於碑陰不惟易遂求者之欲且以保無口口口口

昔淄川塔裂輝嘗補完之□□奇特異乎眾人遠矣皇統丙寅孟冬上休日濟南孫慤題

石刻拓本

續編祖庭廣記跋

孔 瓌

叔祖父昔年編此既成欲鏤版藏於祖庭值建炎之事廟宇與書籍俱為灰燼後二十餘年或見於士大夫家皆無完本甚可惜瓌宣和閒嘗預檢討輒因公暇考諸傳記證以舊聞重加編次僅成完書比之舊本又取其事繫於先聖而非祖庭者及以聖朝皆纂集而附益之遂鏤版流傳非特成叔祖父之志將使歷代尊師重道優異之典昭昭可見不其韙歟正隆元年丙子歲五月甲午初一日辛丑朔四十九代孫瓌謹識

祖庭廣記

金剛經跋

王 寂

先大夫歸德君夙植善根奉佛謹甚年二十七登第後日誦金剛經至春秋八十有三中閒雖大寒暑風雨不廢也易簣之際澡浴振衣置經於首合手加額跏趺以終香聞滿室信宿乃滅人以謂

戒定之報某追念考妣去世久矣無以伸罔極之痛乃啟誠心手書金銀字金剛經受持誦讀以餘散施諸善知識歡喜奉行成就第一希有之法庶可感通佛祖升濟幽明一切有情同霑勝利先有發願疏文亦恐久之湮滅今并附於卷之末明昌改元之明年十月旦日拙軒主人王某敬題

伏以磨骨髓繞須彌頂猶難報四重恩舍身命等恆河沙未如生一念佛輒伸宏願仰叩真乘書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行菩薩利益不住相布施即將功德追薦先靈往生兜率陁天授記燃燈佛所

拙軒集

漢魯孝王石刻跋

高德裔

魯靈光殿基西南卅步曰太子釣魚池蓋劉餘以景帝子封魯故土俗以太子呼之明昌二年詔修孔聖廟匠者取池石以充用土中偶得此石側有文曰五鳳二年者宣帝時號也又曰魯卅四年

六月四日成者以漢書考之乃餘孫孝王之時也西漢石刻最為難得故予詳錄之使來者有考焉提控修廟朝散大夫開州刺史高德裔曼卿記 金石萃編

武德乾封詔敕碑跋

高德裔

明昌二年七月一日暴風折木壓其碑仆於地龜趺分為二碑與字俱無害豈陰有所相而然耶九月一日復命工易以此座云提控修廟朝散大夫開州刺史高德裔記 金石萃編

劉處元范懌靈虛宮唱和詩跋

范懌

大定己酉四月十二日大行皇帝百日驃騎節使自出已財同郡中口首於口口劉口真口道佑德觀起明真大醮以報先皇遺恩排口積嚴靈感孚應百口散十有七日節使隨詣長生先生口醮眾齋於德池臨城亭閣會罷移坐縱步口池先生題詩一章辭意清逸懌不揆繼嶺先生因書之筆力遒勁節度命工刻之上石用傳不朽耳 山左金石志

王重陽掛金鐙詞後

范懌

修外以明內教之元微也用有以顯無理之精粹也在昔先覺之士隨機接物行化度人無出於此也祖師重陽憫化妙行真人邱劉譚馬師也名高千古教啟一行以清淨無為之道煥然興行自西徂東由中及外莫不敬信而師尊有作池亭詞一闕聲寄掛金鐙有繕修內景裝成外景之句旨口宏深長生劉公先生手揮此詞刻之于石於藕池之北亭尤魯驃騎節使園亭記之後貽厥將來其有益於學者也大定己酉年孟夏中旬後甯海州學正范懌謹跋 石刻拓本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跋

張著

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游學於京師後習繪事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按向氏評論圖畫記云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藏者宜寶之大定丙午清明後一日燕山張著跋 鐵網珊瑚

喬辰興慶池李氏園兩詩跋

大定二十八年

申天祿

故大理丞喬君先生以文章起家迹其德業宜有後者也正隆之亂丞蒲邑保全一城關陝至今稱之京兆所留題詠雖一時游戲然今日運會有足奇者先生仙去十年於茲其子德容以戶曹來光遺跡公餘搜訪得數絕句命刻之石豈特使芝蘭久而益芳圭璧久而益貴將見蕃田構室不負所託矣天祿鄉里晚進嘗接餘論方漫令長安此一段因緣喜與德容共之不揆狂斐於是乎書大定戊申正月上沐古唐申天祿跋

金石萃編

高曼卿增修孔子廟記

赫 焄

僕鄉為令長山被檄泰安嘗謁宣聖廟歷觀前人碑志自漢魏以來代無不修其舊制稍隘未足以副天下之望茲者朝廷右文命開州刺史高公曼卿特為增葺凡弊者新之狹者廣之下者高之舊所無者創之莫不曲盡其善僕與公有一日之雅喜而謂曰公為吾儒獲膺此委而能大其規撫俾雄麗如此可謂無負矣明昌

辛亥復因奠拜過此安陽赫焄十月二十有七日題

金石萃編

唐庾賁德政頌跋

宋佑之

佑之聞龔邱庾公德政碑舊矣自唐大厯五年歲在庚戌至今貞元三年乙亥凡三百八十五年善政獨彰芳塵孰嗣而李公之文辭篆字世所貴者佑之到官之初首加詢訪乃於廳事之後龔土中得其口斷壞散亡僅存其半嗟青瑤之沈埋懼磨滅之無日思欲得完本重刻於石未易得也聞邑尉永口趙珣君瑞肯為尋訪於邑人彭翥家得蓄藏舊紙本一以示佑之詳讀玩味頗慰願見於是龔石命工口刻舊記庶乎庾公之德政與夫李公之辭翰為不朽云

金石萃編

唐庾賁德政頌跋

卜儒卿

有唐庾公嘗宰是邑當時治蹟昭著而名公若李陽冰者因邑人之請口文以頌其實既刻口口亦庶不朽不期圯壞其間廿餘年未遑再立德政口口不絕如綫縣令宋公下車之初首加詢訪越

明年再勒其碑豈非宋公之為治有慕於庾公之治耶不然何以勸課農桑奉公竭節以今較昔不謀而合者往往皆是歟儒卿謂庾宋之治時雖異而美則同矣

金石萃編

重建孫真人祠記跋

大定九年万俟善深重建

米孝思

真人生於華原以碩德隱操顯於隋唐間其豐功厚利拯濟羣生者於今六百年矣雖飛昇之久而一方有雨暘之求則昭應也如響病者有藥餌之請則對證而受賜其異跡顯狀焜耀後世若此故崇甯開賜廟額曰靜應封為妙應真人其後改為靜明觀而普天之下莫不景仰其高風焉故郡人万俟景之先人自他州而徙居真人之鄉縣者已數世矣至景而自辦財力特為真人修堂塑像以表其欽事之意其後景之弟曰祐乃求文於里人王先生以為記其言典實詳贍傳誦於鄉里者垂九十年然碑石狹小字畫纖細而祐之孫曰善深又恐歲月之久或致漫滅乃別鑿巨石募善工以刊前記仍刻真人之像於其碑首使來者瞻像讀文以起

敬慕之心焉遂以前碑龕於真人舊隱之洞新碑既成善深求子敘其本末其清信向善兼能不墜其先人之志如此有足嘉者豈可不為書之里人米孝思謹跋

金石萃編

胡筠續修太清宮記跋

明昌二年

失名

斯文者故學正胡先生之所作也文既成錄示故顯武當時有議者便欲令顯武立石公拒之曰不可俟祖庭諸緣事稍集立之亦未晚也以文中有美飾之辭公乃止之若從眾而為之是自銜也公既不為留待後人以興建高見昭然嗟乎公今物故矣觀其勤績思其行狀孰不欽羨哉前知宮李若谷將恐先生之文歲久湮遺遂募工刻石俾四方游禮之士得以披覽庶幾發揚顯武之德誠不可得也故僕敬跋其後云

鹿邑縣志

掖縣劉氏祖塋寒食墓頓序跋

張翬

世言高祖出彭城其武官之劉氏來之遠矣自唐及宋號為望族然屢經兵火譜錄不存是以莫可得而詳但記九世之下其八世

祖大翁昆弟二人孝友隆善喜施舍嘗構橫水良田五十餘頃攔水二千餘畝周瞻隆興之南禪僧眾當趙宋太平興國間又以資幣數千萬免其弟二翁鄉軍之役朝廷聞之特高其義舉萊郡軍役盡蠲之其陰德遠鄉閭不為細矣蓋先世義居不□□□□積善如許始得一異人天之報施夫豈徒然肆我□□□□□□□□不失青□之舊物正而南方之元英聳翠□□其下清靜消搖不言而人自化為子者孝為弟者悌□□□□□□法□凡入德足一及門者無不悚惕革心易操內□有餘里閭靡然草偃而從之其他方慕道而趨者莫知其□□古之君子不能遇自非天之錫善於斯人□余丁未春□道謁其□□沐禮遇且出其大祖世英所作寒食享祀序而觀之□□世所云祭享既畢翼日別為一食□□之數逮於三八美矣誠戒子孫不得忘其舊禮而富貴常存不失武官劉氏之□□者歎息再三既欣羨其祖慶之

未遠欽仰乎異人閒世能訓勉本支回心嚮道有清古之風自今以往將非復上祖之劉氏也其宗族道大津涯夫孰可量哉□□□略題於後云時大定丁未年三月二十有四日昌陽張翬飛卿謹跋石刻拓本

二蘇墓詩跋

延安學

文以氣為主氣以道為囿極其指歸則無出於忠信仁義而已此眉山兩蘇公所以冠千古而獨步少卿先生今日重為兩公拈出世之學者文不口華氣不流暴則然後可以少卿語語之噫少卿之心兩公之心兩公之心周孔之心也吾輩宜式之延安學題石刻拓本

二蘇墓詩跋

屈子元

東坡先生古今忠義一人而已其作為文章見於行事者固不一而足無何道之不行命宮磨蝎竄居黃岡數年然後歸隱流離頓挫處之自若胸中一點可謂之養浩然者也後卒於常州逮邁輩

護喪而歸與弟頴濱先生俱葬於邾城之峩眉蓋平所見今得其死所矣墓之側賢士大夫留詩者甚多惟司農苑公先生獨以二老所蘊藉詩人不能形容者一詩盡之矣於二老英魂其有遺恨乎河中屈子元跋 石刻拓本

玉皇召許真君昇天詔碑跋

張秉

許旌揚平昔刻意仙道尤長於符法逮乎出宰是邑愈口口前原滋拯濟生民積有日矣彼蒼紀錄頒詔賜丹顯跡當時蓋夫奉行太上法籙致有是哉本宮李道判暨里閭強公命工刊石庶幾傳之無窮豈非好事者耶鄉貢進士張秉謹跋 石刻拓本

楊用道懷范桂詩跋 附詩

王國器

初載希文此屈盤天衢一旦遂高擲古人直許到夔契當世猶能並富韓事與陶朱均日煥名彰長白倚天寒何但東坡爲流涕遺編我讀亦汎瀾

故海甯刺史楊中奉才學與蘇黃上下近於李舜臣家得公筆跡

慮其湮沒命工勒石以傳永久泰和乙丑口口日宣武將軍行主簿騎都尉王國器立石 石刻拓本

趙閒閒游草堂詩跋

方亨

趙禮部閒閒先生辭翰爭輝耀騰天下孰不仰之以謂極盡美矣然而此特窺一斑則未覩其全也先生以道口發其本源涵泳既久妙入聖人之心法及乎得志思與天下共之遂取前賢箋注有力於聖教者以清俸刊行之俾雕章繪句之流知所歸宿庶乎士風丕變薄俗復厚此先生之望也正大乙酉季冬奉使夏臺迴游草堂題詩七章咸陽懷古二章口口義金刊諸貞石撰傳不朽姑附此惡語以紀其實使觀詩者因一得三又知先生深造於道兼善於人也丙戌仲夏中伏鑑山方亨謹跋 石刻拓本

移刺相公驪山有感詩跋

失名

詩之興也久矣其源本出於國風之什濫觴於漢魏派演於六朝下逮唐宋汪洋大肆靡所不至大率以鍊格鍊意鍊句鍊字爲法

而少能相兼自各名家而已必求其粹然可稱道者亦不多得焉
嗚呼詩道之難也如此按察相公人品高秀天性奇穎始以儒業
自舉一游場屋芥拾甲科已而事與願違投筆就宦然游戲翰墨
之間初未廢其寸陰大篇短什率皆出前入用心不到處士子仰
之如泰山北斗向提憲關中嘗有題華清宮三絕句遠近傳誦不
啻膾炙方以不多見為恨頃因再游復留一絕格愈老意愈新句
愈健字愈工恬然備四鍊體自非深於文章者其孰能與於此友
人賀吉甫已作傳遠計迺命遼東孫吉之書諸石九嶷徐從周刻
其字晉陽舊部吏聞而喜之復識歲月於後云承安屠維協洽書
雲後七日謹跋

唐太宗賜孫真人頌跋

邳邦用

方外友華下李濟道好古有為之士也以先師居有唐孫真人舊
隱殿堂歲久損壞完復一新凡碑刻缺裂不完者必移之他石在
觀有大定癸卯閒縣宰完顏宗璧所書唐太宗賜真人頌傷火裂

而損甚將移之未暇癸卯歲郡人駱志全禮山主李公入道山居
忽以數力擡昇而來告曰不幸雙目暴爾失明又反胃飲食不納
苦楚不禁惟自盡可免濟道止之曰人之疾苦必以藥餌救料又
有所請之事况真人醫術冠絕唐代所留方論後人用之無不獲
效今遺像在堂若誠心禱之豈無應驗志全敬受教置水一鉢於
真人前銘心致禱以水煮粥食之不反吐粥食漸進不兩旬疾平
志全愈加誠敬一日臥北窗下告之道伴曰我見窗櫺上白四指
許所見日加一月後兩眼復明一方驚歎四月初口濟道過舍而
請曰將移頌石敢告數字以誌歲月備道前事予歎曰有是哉異
聞也其可隱乎因記移頌表而序之以告來者庶乎共知真人靈
驗唐皇所賜之頌非虛美也昔乙卯歲四月上旬谷口遺老邳邦
用謹述

石刻拓本

真相院摹刻東坡施金帖跋

大定十八年

劉賢

東坡先生施金建塔而遺此數帖塔久未成罹正隆之季兵火而

亡其本既定復得之詢之嘗已流落數百里遇好事者識之而卒歸本院古語有謂珠無翼而飛玉不脛而走者以至寶之物不自致於人而人口以致之者也顧此寶之去來雖曰人致而暗中亦應神物護持了知此得山谷道人云蘇翰林書又字字可珍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萬金購藏耳噫嘻歲月愈遠而此愈難得寺僧其秘以十襲而長有之異時或賢達君子勸緣募工畢此勝事者庶幾憑依奇蹟取信後人而易為力焉

泰山志

晦明軒刊重修證類本草跋

失名

此書世行久矣諸家因革不同今取證類本尤善者為窠模增以寇氏衍義別本中方論多者悉為補入又有本經別錄先附分條之類其數舊多差互今亦攷正凡藥有異名者取其俗稱注之目錄各條下俾讀者易識如蚤休云紫河車假蘇云荆芥之類是也圖像失真者據所嘗見皆更寫之如竹分淡苦甘三種食鹽著古今二法之類是也字畫謬誤殊關利害如升斗疽疸上下千十未

末之類無慮千數或證以別本質以諸書悉為釐正疑者闕之敬俟來哲仍廣其存行以便綴緝庶歷久不壞其閒致力極意諸所營制難以具載不敢一毫苟簡與舊本頗異故目之曰重修天下名賢士大夫以舊鑿新自知矣泰和甲子冬日

證類本草

雲房二字跋

李失名

按察陝右東西路移刺仲澤先生德業文章聲蓋天下其幼子松齡茂之年甫志學性工染翰嘗擬鍾離書雲房二字筆力放浪若驚鴻奔驥略不羈束方之正本雖識者較讐莫能別其差銖錙使此公加以數年則張旭羲之其流也余嘉歎不足因敘片言於後庶幾來者未愜空名父傑子萃諸一門時承安四年歲在己未冬至日徵事郎行京兆府櫟陽縣主簿李某謹誌

臨潼石刻志

題李山風雪松杉圖詩跋

詩附

王庭筠

繞院千萬萬峯滿天風雪打杉松地鑪火暖黃昏睡更有何人似我慵

此參寥詩非本色住山人不能作也黃華真逸書書後客至曰此
賈島詩也未知孰是墨緣彙觀

李山風雪松杉圖跋

王萬慶

此老在泰和閒猶入直於秘書監予始識之時年幾八十矣而精
力不少衰每於屋壁閒喜作大樹石退而睨之乃自歎曰今老矣
始解作畫非真積力久工夫至到其融渾成就處斷未易省識今
觀此風雪松杉圖其精緻如此至暮年自負其能亦未為過而世
俗豈能真有知之者故先入翰林書前人詩以品題之蓋將置此
老於古人之地也覽之使人增感云癸卯六月廿有二日萬慶謹
書墨緣彙觀

雙溪小稿跋

王萬慶

嘗觀雙溪詩氣體高遠清新絕俗道前人之所不道到前人之所
不到情思飄如馭風騎氣真仙語也彼□□□□安識所謂神者
每以不多得為恨今年秋八月承寄僅百篇於趙虎巖光祖不敢

珍藏秘惜乃復刊行之以新世欲見而不得者此可與奪標掣鯨
手道難為餘子言也王萬慶跋雙溪醉飲集以上原列卷四十七

東坡四達齋銘跋

趙秉文

東坡先生人中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閒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
似李太白而輔之以杜名理似樂天其書如顏魯公而飛揚韻勝
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竊嘗以為書仙屹然肩
屬巨鼇之欲前軒然飛動大鵬之孤鶩狼石當道長松臨淵其嚴
勁之象雄渾之狀大臣正色抑不可屈凜然如見其叱希烈而誚
祿山也千石之鍾萬石之簾鏗鉉錫錫儼然如見其宮廟之懸也
如偃而復植如墮而反妍秋風水波春山雲煙此猶可略而言至
於字外匠成風之妙筆端透具眼之禪蓋不可得而傳也觀其胸
中空洞無物亦如此齋廓焉四達獨有忠義數百年之氣象引筆
著紙與心俱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有得於此而形之於彼
豈非得古人之大全也耶溢水集

米元章多景樓詩跋

海岳老人書惟華陀帖與多景樓詩最為豪放偃然如枯松之臥澗壑截然如快劍之斬蛟鼉奮然如龍蛇之起陸矯然如鵬鶴之盤空烏獲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且壯也養由基之貫七札不足以比其沈著痛快也千石之鍾萬石之簾其厚重有如此者浙江之潮涿鹿之戰其噴薄蹴踏有如此者鍾王之清潤歐虞之簡淨顏柳之端嚴誠為鮮儷至於雄入九軍氣凌百代而於古人有一日之長其筆陳之堂堂乎

滄水集

涪翁草書文選詩跋

涪翁參黃龍禪有倒用如來印手段故其書得筆外意如莊周之談大方不可端倪如梵志之翻著襪刺人眼睛一夫九首方相四目夔一足能三足猿梟藤蟲食木巨石根老枿秃恢詭譎怪千態萬狀然涪翁自謂中年以草書名世惟東坡以為俗此其暮年書也知東坡之所謂俗則知涪翁之不俗矣技進乎此矣

滄水集

趙秉文

趙秉文

雷司直奏牘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士大夫慌於名爵庶人則惑於利至其甚者玩人性命於股掌之上恬不介意是誠何心哉此時人欲蔽塞深固與物隔絕知已而不知彼耳然亦知之不審也世未有食烏喙者以其殺人審也酒色殺人則不知戒知之不審耳白晝操刃為利而殺人士大夫必不為以政而議獄知其冤濫則曲意為之向為利則不為今為名爵則忍為之相去一間耳此之謂失其本心亦知之不審也明矣雷君希顏藏其先大夫為司直日奏讞一通仁人君子留情於垂死之魂興哀於不報之所天其有不報耶今希顏聰明英偉能世其家亦積善之報也

滄水集

趙秉文

曹忠敏公碑跋

儒者不言利然周禮天官冢宰制國用理財者半之有利物之利有貨財之利顧所用如何耳善乎忠敏公之言曰豐財之道非求

趙秉文

財而益之也去事之害財而已故公之總利權也號能稱職求其所以致之之術稅不及什一兩稅之外一無橫斂不數年間倉庫充實民物殷富四夷賓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公之功居多此天下所共聞者也又嘗聞諸長老言公奏河東地瘠民夥與山東河北不平乞減物力三十餘萬貫從之而碑未及載當俟得其實跡爲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傳稱管仲之世祀也宜哉以其知取與也今公之子若孫位榮顯者甚多蓋方興而未艾則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哉書此以勵夫爲善者

滄水集

東坡與王定國帖跋

趙秉文

坡公書雖不學鍾王而暗與之合此帖氣壓王子敬便覺李北海窘於繩墨其合處乃似楊少師也不知者至比徐季海季海肯書李晉公姪女碑吾知魯公必不書也安得有蘇公忠義不回之氣象也哉

滄水集

楊少師侍御帖跋

趙秉文

楊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魯公距安祿山斥李希烈何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正氣象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座位帖筆法論書當論其人工拙不足論也況其工如是耶

滄水集

三仙帖跋

趙秉文

穎濱書如仲長子光懷道遁世光而不輝東坡書如魏鄭古之遺直嫵媚可愛山谷書如莊周談大方不可端倪總而論之如華嶽三峯蓮峯中峙二峯旁迤秀色無可揀也使當時愛之如今日又安有汝南之謫耶此亦良悲耳

滄水集

竹溪篆跋

趙秉文

李監之篆蔡中郎之八分虞永興之小楷陶謝之詩六一公之文妙絕一世公兼而有之抑可謂全矣後數百年不幸文字散落獨此篆存亦足以知予言之不妄

滄水集

竹溪黃山書跋

趙秉文

竹溪先生篆第一八分次之正書又次之皆當為本朝第一黃山先生擘窠大字體兼顏蘇書畫雄秀當在石曼卿上草書如行雲流水當在蘇才翁黃魯直伯仲閒非但不愧之而已

趙秉文

東坡乞常州奏章跋

唐盧坦有言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付不道之家顏尚書乞米帖至今為萬世寶東坡奏稿以薄田租給餽粥乞常州安置其後竟卒於常州豈以田故耶天留此二帖以儆世貪饕之徒耳然則無德而千駟者亦可悲也夫

趙秉文

東坡寄無盡公書跋

無盡公少年為御史剛直敢言魯直有霜風拂觚稜之句至任提憲坡又欲其肅責墮吏計非天資刻薄人也然章惇當國則勘之力抵元祐之黨賴末年與蔡京辨以是得時名後之議者深所不與甚者又以為奸邪何也竊意奸邪未必然殆學術不明之過也

趙秉文

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往往高自聖賢而無近思篤行之實視其貌稍悅而不可親聽其言汪洋而不可窮叩其中枵然而無有也無盡公於佛學信有得矣失之好異法蓮以白蓮為喻公獨曰優鉢曇華也又自以為三教大師計其人必高自標置雖東坡温公不能滿其意則不免有彈刻太過之失至其甚則善人為奸黨其謂之奸邪亦宜矣末流之弊近世尚有以温公為奸黨以歐蘇為不知道此皆知已太過責人太深之蔽也士大夫學貴深博行己自淺近始庶幾腳踏實地無躐等虛浮之咎矣

趙秉文

巫山圖跋

趙秉文

昔宋玉賦高唐之事其意言山水之峻激林木之振蕩鳥獸之號呼足以使人移心易志以諷襄王之荒淫神志既蕩夢與神遇以無為有也其卒章言覽萬方思國害開賢聖輔不逮勸百而諷一亦已晚矣其後卒賦神女之事豈荒淫之主竟不可以已耶然亦

玉之罪矣惜乎無是可也後世不知者遂實其事乃知楚人事鬼
尚矣其後繪以為圖公南征得之觀其羣峯秀拔雲烟蔥蔚意必
有神主之褻瀆如此毋乃汗靈尊乎乃作此說以為之辨滄水集

紫陽宮銘跋

趙秉文

前人稱夏侯孝若文別見孝悌之性余亦謂柳僕射書一出開濟
之才書心畫也氣象如此肯為視中蝨乎滄水集

山谷草書跋

趙秉文

文章不蹈襲前人最是不傳之妙華陽真逸承李杜之後至更句
讀有三句五句之作涪翁此書殆有意於華陽之體歟滄水集

王致叔書嵇叔夜養生論跋

趙秉文

嵇中散龍章鳳姿高情遠韻當世第一流也不幸當魏晉之交危
疑之際且又魏之族墜鍾會嫉司馬昭以臥龍比之此豈昭弑逆
之賊所能容哉前史稱會造公公不為禮謂會何所聞而來何所
見而去會以是銜之向無此言公亦不免世人喜以成敗論士遂

以公為才多而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過矣自古奸雄窺伺神器
者鮮不維繫英豪使不得遁如中郎死於董卓文舉死於魏武司
空圖僅以疾免楊子雲幾至辱身亦時之不幸也如公重名安所
遁哉人孰無死惟得死為不沒如會勸司馬昭啄喪魏室既滅劉
禪遂據蜀叛竟以誅死若等犬彘耳死與草木共腐而公之沒以
今望之若神人然為不死矣尚何訾云故備論之至於書之工拙
亦何足云之與有滄水集

南麓書跋

趙秉文

岱嶽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三字無以
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麗則一李長吉耳此前人
論詩也論書亦然若有學南麓者當以吾言參之滄水集

黃山書跋

趙秉文

余嘗評黃山書當在黃魯直蘇才翁伯仲閒議者未必為然今日
李欽止來與余論合且云子美有宋初詩人氣象涪翁圖熟若論

氣韻當不相上下復觀竹溪跋公書云得法在魯公後得趣在魯公前三十年後當有知之者

又題學易先生卜詩是未可以江西之詩一派論也

澹水集

劉伯深西巖歌跋

趙秉文

歌云西巖逸人以天爲衢兮地爲席茵青山爲家兮流水爲之朋飢食芝兮渴飲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酒如澠世閒清境端爲吾輩設吾徒豈爲禮法繩少文援琴眾山響太白弄明月清波澄人閒行路是處多炎蒸如何水前山後六月赤腳踏層冰

南山翁子伯深西巖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不拘禮法非如晉之狂士公未及五紀致政臨終不亂蓋有道者公又有詩云身將隱兮文何用人不知之味更真尤可諷詠

澹水集

米元章修靜語錄引跋

趙秉文

米元章知淮陽預知死期以香水爲棺置黃堂上飲食起居時在

其閒及期召吏民所親厚者與之別索紙書云來從眾香國中來去當眾香國中去擲筆而化北山程俱致道所作墓誌銘及洪邁夷堅志所言如此世皆知元章能書書一藝耳亦何足道然非有仙骨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槩其心者亦不能造微入妙嘗見元章奏札以漣水令彈宰相章惇植黨擅權已知其英氣不屈及觀修靜語錄引深入理窟又言懷素後來瞎了正法眼南心二老始判真魔乃知此老遇正見師具擇法眼臨行洒落固不徒然昔鳩林政公禪師亦符此意力欲遠承雪竇扶樹雲門一枝不幸早世當元章時雲門臨濟二派大師興而今所言者乃如此想雲門兒孫不以爲然又安知百餘年後乃有賞音者本朝臨濟一派至覬公而絕不傳一人信知殺人不割眼漢乃能立地成佛非兒女曹咬猪狗腳者所能湊泊也不肖詩書不及元章遠甚至於他日臨行一著預剋死期則未肯多讓後辛卯可知正大元年冬十一月十有九日題

閒閒題此格後謂元裕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示人某身後可刻之石觀其所言原無所謂避忌也至論禪亦深有所得也矣豈以元章自況歟公以辛卯後之一歲壬辰年五月十有二日病歿云今此帖賣在河朔人家

滏水集

郭恕先篆跋

趙秉文

恕先篆不減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士發揚雷希顏趣售之其鑿裁如此

滏水集

自書擬和韋蘇州詩跋

趙秉文

右擬和韋詩幾廿首數年前致政時作今歲過超化少林意欲卜居病未能也正之郎中送此幅稍者用礬糊不能書書不成字重違雅意勉强作此

知不足齋藏趙開閒真蹟

騶子跋

趙秉文

衍時佛法未入中國而此書多用佛語蓋好事者依託為之非本書也相傳亡宋有山東時一僧泛海得之海島石室中豈即此僧

為之者歟閒閒居士題

騶子

漢聞憲長韓仁銘跋

趙秉文

此碑出京索閒左氏傳京城太叔之地滎陽令李侯輔之行縣發地得之字畫宛然頗類劉寬碑書也韓仁漢循史蚤卒不見於史而見於此非不幸也李侯亦能吏天其或者為李侯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顯晦有時猶士之遇不遇也向使此碑不遇李侯埋沒於荒烟草棘中得為礎為疋足矣吾聞君子之道闔然而日章然自古賢達埋光鏟采堙滅無聞亦何可勝數抑有時而不幸也後千百歲陵谷變易獨此碑尚存李侯之名託此以不朽亦未可知也正大五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

金石萃編

清涼洞記跋

韓希甫

鄧先生為人也自束髮以來志在君子儒才高日進試太學優爽時人比白樂天才業大丞相呂公奇之蘇學士子瞻所知與之倡和公輕名利歸耕故里樂性著書適值章子厚拜相秉政書召欲

命以官公惡其爲人也匿書不赴召公住山洞聚徒解釋老講道
德教儒生化鄉民以孝悌行節儉勤耕桑潔已節行超逸有古之
遺賢七人之餘風言行法則足爲人師痛惜公考古厥記可鐫刻
於洞首山石像其記不墜於世後人知清涼洞秦梁元造不惑於
他說公之子孫當爲之公之所知亦當爲之奈何悉絕城邑村落
有力及好古抱義英哲又捐三十千刊石鄧公泉下足矣哉大定
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鉅野韓希甫書 石刻拓本

宋簿興儒里記跋

鄭時昌

夫人稟五行之秀有仁義道德之心然而不激揚誘導之則孰爲
生生自庸者哉吾友宋公祐之以壯歲登名場第二政是邑觀興
儒之民舉趾中規發言合理有吾黨之風蓋由耳目聞見有所從
來也然亦未得其實有修潔好學之口因作文用激揚誘導成彼
善性使不忘其習俗之舊則興儒之名不徒云爾口口翔濟之化
行一境豈止是村之名歟噫爲道者顧不當如是耶與夫肆口口

口箠撻以爲治政之能者固有閒然回視黷貨無厭日夕以追胥
擾之致口口口田里彼又奚暇治禮義哉是以僕於宋公有所
取焉 隰州志

西堂頌跋

魏辛

僕暇日嘗游洞林覽壁間碑文見四元孟公上西堂頌繼有魏節
使部尙書泊諸名士跋贊詞麗可口然推尋文理終莫知作頌之
由一日廓然老敘其事曰昔洞林大覺開山和尙於大定十五年
三月望日爲南京妙惠深長老證開堂寓居京之大雲寺時四元
友之聞師道譽日久聿來參訪因敘欽風之詳未幾見候問者眾
徐曰某甲告退恐妨善人作禮別口一時伏受慈教翼日營齋專
人持手啟慙致請一眾與師俱赴第宅時轉運程公亦預座列
齋畢孟焚香作禮曰啟問和尙曩之遠土人道樞機願師開悟無
吝大慈師逗以無言三昧久之又曰某素有疑塞於今未決聿垂
方便憫物導迷師請舉似孟云嘗看趙州錄州一日攜錫至臺山

下菴至口而主塊然自若州振錫一下豎起拳云是什麼主亦豎起拳云是什麼州云淺水無魚不勞下釣又至上菴主處振錫一下豎起拳云是什麼主亦豎起拳云是什麼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者兩處相見略無差別何故一許一不許是則有疑師云分明之甚何地容疑因請紙筆舉起垂示云請先生急著眼便見趙州看人親切處師遂頌云兩處見菴主都如闢百草各人拈一枝彼此去華巧好則好縱奪還他趙州老信手推開無礙門珊瑚樹頂日杲杲友之讀畢笑云我會也數載疑猜一朝頓釋遂亦作前頌云爾後特至郭下咨參者數月竟得明悟焉於時開山已退居普照西堂廓然老因曰如孟公啟頌諸名人跋贊已有前碑然開山頌趙州事惜乎闕而不完則四元之頌無從起本見之者不能無疑况撥動錙銖又誰之力擬欲另作一石令前後始末相口使將來觀覽者庶幾皆得開悟耳口因究其詳亦粗有所得始知開山接物之慈如彼其深矣四元穎悟之機如彼其利矣廓然老之

用心如彼其善誘人矣一舉而顯三善故援筆而為之記泰和四年六月二十日從仕郎榮陽縣主簿魏辛題 石刻拓本

孟友之與西堂和尚帖跋

魏道明

孟君友之大梁之奇士也余往年嘗親見其為人其學問淵源度越流輩遠甚惜乎方少年進取從事於場屋間獨以詩格賦律見稱口盡君之才耶而又連取四魁以成其賦名人皆以為榮余獨以為不幸何者使其不為時學而大發於古文則必有桓桓之聲渾渾之力追配於昔人又豈止傳道八韻而已哉亦嘗覽其賦矣皆約束俊氣徘徊窘步以俯就時律此尤足惜也今復於學宮口錄處見其與西堂數帖字畫斌媚又騁驪於賦格矣一其盡力於彼而未暇於此耶不知我者將以余言為詈知我者當以余言為深知友之者也雷溪魏道明題 石刻拓本

刻孟宗獻與西堂和尚帖跋

高陟

雪齋學上人乃西堂寶公之的子英俊豪傑出乎天資詩書笑談

冠乎塵表蓋所謂禪林之杞梓覺海之龜龍也孟四元與西堂老人往復數帖欲刊諸石傳於無窮愧無時賢士子之所題咏恐不能取信於後世復從翰林魏侯尚書郭侯請為詩書續為題品二公皆鄭城太守文采風流為時所重豈唐裴休宋元覺之儔歟觀乎西堂老人之道德孟公友之之文章二太守之發揚師賢之好事真不愧於昔人矣且孟公友之不惟光揚聖世文行過人亦於禪祖門中遇大宗匠有所開發不減東坡山谷二老人爾噫噫皇天厚地名山大川豈獨賦英靈此數公耶僕雖不敏亦知吾道之未窮而有斯人也隨口讚嘆書之卷末燕山逸人高陟虞卿跋

石刻拓本

寶墨堂記跋

王若虛

趙翰林以文章字畫名天下片辭寸紙人爭求之嘗為故參政蒲散公作寶墨堂記仍親繕寫尤為奇特自經喪亂散落不存而近入田君信之之手方且什襲深藏以為珍玩既而聞公子祐在因

復歸之噫渠家獲所士不失舊物固幸甚矣而田君能捐已之愛以口此美事亦灑落可嘉也

滄南遺老集

王進之墨本孝經跋

王若虛

孝弟百行之冠冕孝經六藝之喉襟聖人大訓不待贊揚而後知也學者自童稚讀書必始於此而考其行身能踐履者鮮矣李君追慕其親以不得竭力為恨而淪於非道為憂故常玩意於斯文而名卿珍翰以昭於不朽觀其自述疊疊不絕愛敬之誠藹然而見非深於踐履能如是乎吾友王進之得其墨本而寶蓄之仍圖函丈之像以冠其首而益以翰林公誌語且將并刻焉即其所好亦可以知其為人也

滄南遺老集

漢聞憲長韓仁銘跋

李獻能

兩漢重循吏而韓君之名不見於史則知班范所載遺逸者尚多此碑又復埋沒於荒榛斷隴中閱千載而人不識是重不幸也及吾友輔之滌拂蘇口而樹之然後大顯於世其冥冥之中亦伸

於知己者耶輔之疏朗英偉初非百里才也乃能不以一邑爲卑
留心政事急吏緩民霽然有及物之意行見□□襄□踐揚□□
其功名事業必將著金石而光簡冊蓋不待附見於此然則二君
皆不朽人也無疑 金石萃編

承安登科記跋

李俊民

承安五年庚申四月十二日經義榜

李俊民字用章年二十五澤州晉城

郭伯英字伯誠年三十潞州上黨

劉從謙字光甫年二十五解州安邑

張儒卿字介甫年二十七大興府左巡院

王知進字崇禮年三十一東平府平陰

孫璵字子玉年二十七大名府夏津

彭悅字子升年二十三真定府錄事司

舒穆瞻世勣字景略年二十八咸平卓齋特千戶所

李適字適之年二十九大定府長興

晁李中字寶臣年四十一通州三河

朱煥字文伯年四十四開封府警巡院

伯德維字公理年四十一中多和拉呼千戶所

趙楠字庭幹年二十四澤州高平

王元字善之年三十三解州司侯司

糜元振字彥升年二十八磁州司侯司

祁午字子善年四十一解州聞喜

潘希孟字仲明年二十八磁州司侯司

孔天昭字天安年三十大興府左巡院

王毅字知剛年二十八大興府左巡院

侯尙字世卿年三十大興府平晉

高應字大中年三十二磁州邯鄲

趙銖字敬之年二十五大興府左巡院

晉蕃字天佐年二十五奉聖州礬山

巖葛希弼字仲傑年三十五博索路五里甲海下

郝鈞字國器年三十五大名府館陶

鮑元字善長年四十四潞州長子

康鼎字晉卿年二十五博州高唐

閻詠字子秀年三十七兗州磁陽

鄧浩字君猷年二十六平陽府錄事司

宋克俊字英叔年二十七河中府錄事司

趙字字八定年二十八澤州陵川

劉礪字溪叟年七十四濟南府章邱

社實才字克彥年四十四南京巡院

余閱承安庚申登科記三十三人革命後獨與高平趙楠庭幹二

人在一日邂逅於鄉邑哽咽道舊壬寅歲五月初吉庭幹復挈家

之燕京感慨忍淚書五十六字寄之癸卯春莊靖集

道藏經跋

李俊民

洪惟元祖遠振宗風垂三洞之靈文演一真之妙理要使學仙之
子咸與道俱尚憂誤讀之人或遭陰責宜新刊正用廣流傳莊靖集

唐太宗慈德寺詩跋

正大四年

李文本

大唐太宗文皇帝登極後忽夜夢太后若平日既寤潛然不自勝
越翼日詔有司發倉廩振濟貧窮及於慶善宮側剏寺一所用答
劬勞之德故以慈德為名貞觀六年幸是寺顧謂侍臣曰朕始生
於此念母后永訣育我之德將何以報感而大慟左右亦為之流
涕迺嚴祀於正寢及燕羣臣題詩屋壁至十六年警蹕重還故宮
復題詩十韻噫孝思不忘此聖人無加之德也住持沙門法號子
雷闡道之餘博覽羣書每讀大中繼明佛堂院碑嗟御製詩章久
而無聞迨正大丙戌偶獲二詩於縣令盧公處乃天聖中宰公种
世衡石刻也奈風雨侵剝字畫損壞住持惜之復命工刊立於安

養堂前庶使後之人得觀覽焉其帝之功業有本紀在故不書

石萃編

慕蘭

僕散汝弼温泉風流子詞跋
近侍副使僕散公博學能文尤工於詩昔過華清嘗作風流子長短句題之於壁其清新婉麗不減秦晏四方衣冠爭傳誦之稱為今之絕唱恐久而湮滅命刻於石以傳不朽

金石萃編

李名缺

萬壽觀自然先生讚碑跋
右碑讚鄉舊皆云昔在山側屹然存立時遷事改遂致湮沒今於本地崇善之家得昔日所印其本其文非常碑也因再翻於石以垂永久大定二十一年正一盟威法師李□□立石

懷慶府志以上原列卷四十八

金文最卷二十四

金文最卷二十五目錄

跋書

國朝名公書跋

見文雅

元好問

二張相帖跋

元好問

樗軒九歌遺音大字跋

元好問

蘇黃帖跋

元好問

閒閒自書樂善堂詩跋

元好問

馮松菴書跋

元好問

蘇叔黨帖跋

元好問

蘇氏父子墨帖跋

元好問

東坡和淵明飲酒詩跋

元好問

許汾陽詩跋

元好問

張仲可東阿鄉賢記跋

元好問

毛氏家訓跋

元好問

紫微劉尊師山水跋

元好問

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跋

元好問

龍巖書柳子厚獨覺一詩跋

元好問

閒閒書赤壁賦跋

元好問

趙閒閒書柳柳州蘇東坡党世傑王內翰詩跋

元好問

趙閒閒書擬和韋蘇州詩跋

元好問

重刻離堆記跋

楊宏道

任君謨表海亭詩跋

失名

重修證類本草跋

劉名

妙空長老自題像贊跋

僧義由

康淵贈靈巖寺西堂禪師詩跋

僧法雲

重刻嶧山秦碑跋

李仲坦

與遼天祚帝書

太祖

與宋徽宗第一書

太祖

與宋徽宗第二書

太祖

與宋徽宗第三書

太祖

與宋徽宗第四書

太祖

與宋徽宗第五書

太祖

與宋徽宗第六書

太祖

與宋徽宗第七書

太祖

與宋徽宗第八書

太祖

與宋誓書

太祖

與高麗文孝王書

太祖

報宋獲契丹主書

太祖

問宋就館迫取國書書

世宗

答宋請免親接國書書

世宗

答宋孝宗書

世宗

復宋孝宗告哀書

大定二十八年

世宗

復宋孝宗遣使賀正旦書

世宗

慰宋孝宗書

世宗

復宋孝宗遣使送遺留書

世宗

復宋孝宗遣使報謝書

世宗

賀宋孝宗誕節書

世宗

賀宋孝宗正旦書

世宗

詳問宋國書

宣宗

答夏國告和書

見文雅

宣宗

回宋國賀正旦國書

宣宗

回宋國賀萬年節國書

宣宗

回夏國賀萬年節國書

宣宗

上世宗書

以上原列卷五十

昭德皇后

金文最卷二十五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跋

二張相帖跋

元好問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責文士者責之書粗記姓名已為過望況工妙如此耶 遺山集

樗軒九歌遺音大字跋

元好問

昨國公詩筆圓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楊趙諸公無不歎賞有
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秘十分之二客至相與展玩品第高
下至於筆虛筆實前人不言之秘皆纖悉道之故時人推畫中有
鑒裁者唯公與龐都運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予意公畫
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蓋詩與畫同源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
者如前所書九歌遺音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耳 遺山集

蘇黃帖跋

元好問

蘇黃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為多一不為少尚計少作耶遺山集

閒閒自書樂善堂詩跋

元好問

人皆有兩足不踐荆棘地人皆有兩手不劇虎兕齒如何身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屣而於趨舍乖知之不審耳盜跖膾人肝顏子一瓢水均為一窖塵誰光百世祀較其得失閒奚翅千萬里所以賢達人去彼而取此道腴時雋永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兼以勗諸已

閒閒云此詩為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愧焉今日見公心畫玩其辭旨不覺斂衽生敬公嘗為襄城廟學作省齋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倡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生河東元某

謹書遺山集

馮松菴書跋

元好問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閒閒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如吾松菴丈詩筆字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歐公之言亦不為過必有能辨之者遺山集

蘇叔黨帖跋

元好問

叔黨文筆雄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黃樓賦坡亦嘗辨之颶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遺山集

蘇氏父子墨帖跋

元好問

次公字畫端愿而靖深類其為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杞國節士八大字某不能識其妙處故不敢妄論甲寅閏月

十有七日同覺師大中清涼僧舍敬覽

遺山集

東坡和淵明飲酒詩跋

元好問

東坡和陶氣象祇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彊秦淵明決不能辨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絃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爲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山集

許汾陽詩跋

元好問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龍巖黃華黃山諸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真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濰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蓋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子云婁相任唾面周廟貴緘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東人至今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閒直言極諫與陳公正叔齊名時

號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有似者而彥清承其後何其幸耶彥清隱於技者三十年技既高又所至以善良稱謂之稱其家蓋無愧也此詩渠家青檀其寶秘之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晚進河東元某謹書

遺山集

張仲可東阿鄉賢記跋

元好問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由文階而進者凡二十有三人既列其姓名刻之石又謄寫別本以示同志僕意以爲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撥地以爲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既不聽卽致相印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臺東平威惠並舉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節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不見行事徒記爵里僕竊以爲未盡何則追述前賢鄉里後生實任其責柳子厚先友紀近世名臣言行錄

有例也至於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
所激勸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齋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
勝數誠使見之紀錄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獨
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相告見賈文顯之嘗試
問之以為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某謹書

毛氏家訓跋

元好問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從事洛陽之西樞君手書戒敕以公清
廉正不昧神理為言內翰王君伯翼述之備矣某向在汴梁婦翁
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牒相好善已數十年矣兩君資稟高
亮略相彷彿言行之閒有不期合而合者提舉馳驛方城御史以
私憤橫造飛語遂陷詔獄一償而不復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敘
述始末終之以許國之誠惟天地神祇可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
無為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嘗見示因得并渭南手筆紬繹之私

竊慨歎東坡有言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壬辰之亂侯王家世
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顛仆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
毛氏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中表孰謂不有以
啟之吾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弟姪固已安居於雞水之
上矣已酉冬某自燕還幕府館客勤甚公夫人予姨也獲觀世德
名氏敢以蕪辭繼於王內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壻河東元
某斂衽書

紫微劉尊師山水跋

元好問

山水家李成范寬之後郭熙為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有郭
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近世太原張公佐山
閒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東往往有之公
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山水晚得郭熙平遠四幅愛而
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為門弟子邵抱質作春雲出
谷湖天清畫千崖秋氣雪滿羣山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記因為

書之此翁定襄人童卯入道道行高潔而邃於元學吾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茲見之予恐後人閱翁此筆但與郭熙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元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遺山集

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跋

元好問

學易先生詩絕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閒閒之論定矣此詩余初到崧山時曾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久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故喜為之書余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校本題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人書盤谷序又儀真令諱跡者皇統宰相宣叔之父是先生弟昆行有詩文二冊號南榮集宣叔錄之以備遺忘亂後唯余家有之然則余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

遺山集

龍巖書柳子厚獨覺一詩跋

元好問

龍巖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束故步仍在末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惟其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如出兩手耳

遺山集

閒閒書赤壁賦跋

元好問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餘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為樂府絕唱閒閒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徑其字畫亦無愧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閒閒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真所畫門生元某謹書

遺山集

趙閒閒書柳柳州蘇東坡党世傑王內翰詩跋

元好問

柳州戲題階前芍藥東坡長春如稚女及賦王伯颺所藏趙昌

畫梅花黃葵芙蓉山茶四詩党承旨世傑西湖芙蓉晚菊王內翰子端獄中賦萱凡九首予請閒閒公共作一軸寫自題其後云

柳州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得古詩之正其清新婉麗六朝辭人少
有及者東坡愛而學之極形似之工其怨則不能自揜也党承旨
出於二家辭不足而意有餘王內翰無意追配前人而偶與之合
遂為集中第一大都柳出於雅坡以下皆有騷人之餘韻所謂生
不並世俱名家者也 中州集

趙閒閒書擬和韋蘇州詩跋

元好問

閒閒公以正大九年五月十二日下世此卷最為暮年書故能備
鍾張諸體於屋漏雨錐畫沙之外別有一種風氣令人愛之而不
厭也百年以來詩人多學坡谷能擬韋蘇州王右丞者唯公一人
唯真識者乃能賞之耳 知不足齋藏趙閒閒真蹟後

重刻離堆記跋

楊宏道

魯公之德之藝咸為當代及後世之所推重蓋公以忠義為德以
翰墨為藝二者初不相資以成名也德成名隨之藝成名亦隨之
正使公不能書而忠義之節當與日星爭輝如或不遭奮勵之地
有以自見而翰墨之妙亦當與金石不朽矣故張巡之節不待藝
顯李斯之筆不以人廢雖然有德以發其藝有藝以華其德虎之
文炳然豹之文蔚然宜乎後公數百載大人君子據德游藝愛之
而不置也公嘗作離堆記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比他書尤
環奇元符三年唐子西祠堂記已有崩壞剝裂之語元符距今又
百餘年鄧元帥漆水郡公慮其崩剝不已寢及完處公門下客安
常嘗以篆隸待詔翰林亦能以朱蠟摹書不失其真適官於南陽
某人尋某復善刊字公乃出家藏離堆記石本置其點畫缺損絕
不可識者餘悉重勒之石凡幾百幾十字典刑具在唯讀之不能
成文為可惜也嗚呼魯公之書取譬則火也離堆之石取譬則薪
也火傳於薪薪灰而火無盡故離堆之石可壞而魯公之書不可

泯成德之藝大矣哉懿大人君子事可以為教於斯世也據德游藝大人君子之事乎孰謂元帥公重勒魯公之書於石非大人君子之事也歟非可以為教於斯世也歟正大六年楊某題小亭集

任君謨表海亭詩跋

失名

南麓老人天下奇才也世人止以能書見稱謂當為本朝第一然誠云確論而尚不知先生所能者多矣又豈止筆札而已哉下國以忠貞臨政以清白至於騎射驍勇音律琴瑟丹青藝巧靡所不下關翰墨皆所以大過人者非天下之奇才其孰能與於此東坡嘗謂詩至於杜子美下可以畢天下之能事不其偉歟噫坡公仙去久矣若使見先生全才如此其許可豈下關

山左金石志

重修證類本草跋

劉祁

余讀沈明遠寓簡稱范文正公微時慷慨語其友曰吾讀書學道要為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奧旨是亦可以活人也未嘗不三復其言而大其有濟

世志又讀蘇眉山題東臯子傳後云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然人之有是者接於子前則子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哉子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得酒吾為之酣適豈專以自為也亦未嘗不三復其言而仁其用心嗟乎古之大人君子之量何其宏也蓋士之生世惟當以濟人利物為事達則有達而濟人利物之事所謂執朝廷大政進賢退邪興利除害以澤天下是也窮則有窮而濟人利物之事所謂居閭里間傳道授學急難救疾化一鄉一邑是也要為有補於世有益於民者庶幾乎兼善之義顧豈以未得志也未得位也遽泛然忘斯世而棄斯民哉若夫醫者為切身一大事且有及物之功語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又曰子之所慎齋戰疾康子饋藥子曰某未達不敢嘗余嘗論之是術也在吾道中雖名為方伎非聖人賢者所專精然捨而不學則於仁義忠孝

有所缺蓋許世子止不先嘗藥春秋書以弑君故曰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懼其忽於親之疾也況乎此身受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自幼及老將以率其本然之性充其固有之心如或遇時行道使萬物皆得其所措六合於太和中以畢其爲人之事而一旦有疾懵不知所以療之伏枕呻吟付之庸醫手而生死一聽焉亦未可以言智也故自神農黃帝雷公岐伯以來名卿才大夫往往究心於醫若漢之淳于意張仲景晉之葛洪殷浩齊之褚澄梁之陶宏景皆精焉唐陸贄斥忠州纂集方書而蘇沈二公良方至今傳世是則吾儕以從政講學餘隙而於此乎蒐研亦不爲無用也余自幼多病數與醫者語故於醫家書頗嘗涉獵在淮揚時嘗手節本草一帙辨藥性大綱以爲是書通天地間玉石草木禽獸蟲魚萬物性味在儒者不可不知又飲食服餌禁忌尤不可不察亦窮理之一事也後居大梁得閒閒趙公家素問善本其上有公標注黃緣一讀深有所得喪亂以來舊學蕪廢二書亦失去嘗謂他日

安居講學論著外當留意攝生今歲游平水會郡人張存惠魏卿介吾友弋君唐佐來言其家重刻證類本草已出及增入宋人寇宗奭衍義完焉新書求爲序引因爲書其後己酉中秋日雲中劉祁云

證類本草

僧義由

妙空老師嗣法薦福英和而出於大宗師門下兩坐道場僅四十載凡示徒貴機用唯棒喝可語言知客道德獲此二頌囊之久矣師今示寂命工摹石益傳不朽

山左金石志

康淵贈靈巖寺西堂禪師詩跋

皇統八年

僧法雲

伏觀甲兄都運觀察贈西堂禪師佳什言超物外奇逸清高如閑淡煙雲縈巖映岫自生光彩耳謹命工刊諸琬炎用久其傳

山左金石志

重刻嶧山秦碑跋

偽齊李仲坦

嶧山秦刻磨滅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鉉有摹本贊皇李建中傳寫

得之遺余曾祖金紫公傳子孫四世踰百年靖康建炎兵火相尋
舊藏文籍散落殆盡獨此刻僅存命善工勒於青社郡舍阜昌甲
寅河南李仲坦志齊乘以上原列卷四十九

書
與遼天祚帝書天輔二年

太祖

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上下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
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
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遼史

與宋徽宗第一書天輔三年

太祖

七月日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隔於素昧未相致於禮容
酌以權宜在交馳於使傳共期計成於大事盡備露於信華昨因
契丹皇帝重遭敗衄競見奔飛京邑立收人民坐獲告和備禮冊
上為兄理有未敦斥令更飾不自惟度尚有誇淹致親領甲兵恭
行討伐途次有差到朝奉大夫趙良嗣忠訓郎王瓌等奏言奉御

筆據燕京并所管州城元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
轉交可往計議雖無國信諒不妄言已許上件所謀燕地并所管
漢民外據諸色及當朝舉兵之後皆散到彼處餘人戶不在許數
至如契丹虔誠請和聽命無違必不允應若是將來舉軍貴朝不
為夾攻不能依得已許為定從於上京已曾遣回轉赴燕路復為
敵人遠背孳畜多疲已還士馬再命使人用報前由即日據提到
上京鹽鐵使蘇壽吉留守同知王民劬推官趙拱等俱賞燕城內
摘蘇壽吉先行付去請發國書備言銀絹準依與契丹數目歲交
仍置權場及取前人家屬并餘二員即當依應具形敝幅冀亮還
棕令屬秋初善綏多福有少禮物具諸別錄今差勃堇刺習魯充
使大迪烏高隨充副同回前去專奉書披陳不宣謹白北盟會編

與宋徽宗第二書天輔五年

太祖

適紆使傳遙示英華載詳別屬之辭備形書外之意事須審而後
度禮當具以先聞昨者趙良嗣等回許與燕京并所管州鎮書載

若不夾攻難應已許今若更要西京只請就便計度收取如難過
意冀爲報示有此所由未言舉動的期所有關封決當事後載知
亦曾熟慮春令在始善祝多祺今差李董曷魯大迪烏充國信使
副有少禮物具諸別錄專奉書不宣謹白

北盟會編

與宋徽宗第三書

天輔六年

太祖

因旋使傳繼附音函會當命伐之時未報克期之約方將併取爰
審前由來書云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
夾攻不言西京就便計度以此遣兵征討及留送使船上等候見
勝捷卽令拘回次得行營都統所狀初狀中京委諭款降不爲依
應卽日攻破外興中府左右小可州城亦相因効尤以爲雖已示
威本奉弔伐若便攻拔慮益傷民候收遼國欲將何往遂乃直抵
山西就擒昏主無何潛覺脫身亟遁只獲行宮并女二名文武臣
寮續往西京應朔薊及西南路招討司一帶諸州縣鎮部族軍戍
悉皆款附後有西京德州兩處相次背叛累行招誘竟不自新軍

令旣陳無由可道又遇興中府左右合聚兵眾約餘五萬縱徒逆
戰殺俘殆盡後契丹昏主竄於沙漠分兵追捕次其餘處所並
已歸降夏臺亦遣人使來議通好韃靼願邦歲貢繼又稱藩燕京
一處留守國王耶律濇僭號稱尊懇誠告和未審便行攻伐或別
有朝旨卽日敵國新收義當存撫願爲親幸以快輿情由是親臨
安慰懷睦鄰輸前書已差太傅童貫領兵相應雖未報期緣兵馬
已到伐北邊陲慮昏主逃入貴界曾牒代州幸無容納諒已必知
而又不爲夾攻及無本會至殆難見自來計議事理的實今據前
後往復因由意或如何冀示端的盛炎在候順迓天休今差李董
烏歇高慶裔等充通議使副及管押蘇壽吉家屬前去有少禮物
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北盟會編

與宋徽宗第四書

天輔六年

太祖

適憑使傳特示音題然已露於深悰斯未洽於舊約載惟大信理
有所陳爰念前言義當可許昨差趙良嗣計議若許燕京依與契

丹銀絹數目歲交尋許燕京并所管州縣及所轄漢民如或不爲
夾攻不能依得已許後來馬政至更議收復西京回書只請就便
計度如難果意冀爲報示又得書示候聞舉京到西京的期以憑
夾攻不言自行計度或難果意只云並如初議及絕使輅以爲非
是通好之意遂止夾攻許與之辭以故昨來遣兵及平定契丹了
畢未嘗報論夾攻自後燕京國王上表稱臣永願貢進堯逝後屬
以其妻國妃虔誠表請縱不許爲藩輔亦無他望良嗣等方始來
到且馬政元齋到事日所約應期夾攻最爲大事須是大金兵馬
到西京大宋兵馬便自燕京并應朔等州人去也如此則方是夾
攻若將來不到西京便是失約也貴朝若依前書實欲夾攻圖謀
理須當期本朝兵馬到西京已來合依所約道路進兵相應若謂
不知又謂燕南已屯重兵兼貴朝士馬發於代州北口並遠至西
京地理勞逸灼然可知直至克定未曾依應今承芳翰再締新歡
極邊屯相應之軍立議復幽雲之地皆非元約者也其於信義未

合許與蓋念前書至如契丹將來虔誠請和聽命無違必不允應
方示大信故許燕京并六州屬縣及所管漢兒外其餘應關係官
錢穀金帛諸物之類并女真勃海契丹奚及別處移散到彼漢民
雜色人戶兼平灤營等州縣縱貴朝克復亦不在許與之限當須
本朝占據如或廣務於侵求必慮難終於信義所有信誓分立界
至并舊來輸納契丹歲幣數目多少交割等事候到燕京續議畫
定式當嚴律善保殊休今差勃堇撒胡紹李靖勃堇王度刺充國
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宜謹白

編紀事本末

北盟會編長

與宋徽宗第五書

天輔六年

太祖

肅馳使驛繼附音徽雖承鄰睦之修未盡理端之素故形弊幅開
導深悰昨於天輔四年趙良嗣計議燕京若是允肯自來所與契
丹銀絹依數歲交及夾攻回書已許燕京地分并所管戶民若不
夾攻不能依得已許爲定平營灤等州未曾允應今承來書其別

處移散到漢民雜色人戶如欲收復亦非元約據上項人戶前次
往來未曾透漏辭意詳明昨來斯刺等去時已曾具言兼契勘馬
政來齋到事目所約應期夾攻最為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
大宋兵馬自應朔州入去不如此則便為失約也且當朝兵馬攻
下西京以至武朔會牒代州亦未相應夾攻又良嗣齋到書所謂
夾攻者本朝自涿易二州等衝要處進兵至燕京貴國自古北口
烏鴉巖衝要處進兵至燕京直日臨期當朝之兵馬攻下居庸關
直抵燕城下即日款降外貴朝之兵馬從無一人一騎一鼓一旗
一甲一矢竟不能入燕已被戰退以故李靖等去時具言已許燕
京所管州縣地分元管戶民如或廣務於侵求諸慮難終於信義
今書又齋辭外平營灤等三州已係廣務於侵求斟酌此項事件
違約分明義當不許爰念大信不可輕失且圖交好特許下燕京
六州二十四縣等所隨屬縣所有銀絹一依契丹舊例交取兼及
燕京自以本朝兵力收下所據見與州縣合納隨色歲稅賦每年

並是當朝收納如可依隨請差人使不過向前正旦受禮賀功及
齋送今歲合交銀絹之外據連次所云平灤營三州亦不在許與
之限外有次年已後銀絹交割處所立界至及其餘事等續議書
定如難依隨請於已後無復計議燕京令屬所寒冀膺多福今差
勃堇李靖王度刺等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
謝不宣謹白天輔六年十二月日北盟會編

與宋徽宗第六書天輔七年

太祖

遠辱華函繼形溫問因遽成於小補感特貺於慶儀載循計議之
辭未悉聽從之諭致煩馳報冀示誠音自來越海計議收復燕京
并所管州縣元是漢地漢民已曾允應若是夾攻則與又承回示
若大金兵馬到西京本朝便自燕京并應朔等州兵進洎至遣兵
攻下西京牒報代州不經依應直候契丹勢傾力敗方自涿易起
兵與元約不同昨於奉聖州良嗣等來時國妃狀奏稱貴朝兵馬
竊入燕京雖已殺盡幸願款附金國尚不欲違約已報許與後國

妃又申瀘溝河南大破南軍雖追捉數萬願爲金國之臣子重念如不自取慮失元許遂遣重兵攻破居庸燕京并所管州縣並已款降尋遣副使馬擴專報委細及差人就檢陳地僵屍甚眾俱是南人更有人暗知貴朝統制劉延慶已坐失律兼僞命林牙充軍查刺等已下亦稱國妃知當朝兵馬過關句退鎮南軍馬待圖逆戰蓋因自來已破大軍別無警急及至相近不敢對敵因而遁去別不敗於南軍南軍亦不會到燕京左右若是城中之人實有相順無因盡殺入城軍士依此事跡足認貴朝兵馬不克夾攻特因自力所以拘收稅賦今承奉來書事非元約稅賦隨地戶民如何般運於理本難應允見今特許每歲別交銀絹令良嗣等前去定議向來燕城倘賴貴朝攻下無由更收稅色實以自力收獲故也既以相許卽委所司勘會乃命宣諭國信使副於內只收合直一百萬貫物貨回奏良嗣等稱奉御筆且許銀五萬兩絹五萬疋如不允應便添十萬仍議西京在內更或不許西京別作一段猶不

允從添綾二萬入二十萬數更或不允綾在二十萬數外以上別不奉到宣旨不敢自專願遣使人齎書計議據前年台交銀絹數內先已將到二十萬疋兩尋委舊曾交割官員檢辦收領緣稱絹貨下弱不並前來令請依與契丹一般者交送據平灤等州不在許與之限已會書報倘廣務侵求難終信義無煩理會況平州已爲邊鎮所有脅虜投過民戶別諭良嗣等省會去訖所據今歲代稅合要物帛絲綿諸物數並依中等價直別有割目如可依從卽請一就起般年前并今歲合交銀絹依契丹數目送至燕京用賞軍人外據代稅絲綿諸物定於今歲十月交割內絲綿並須燕京土產外自今歲已交割銀絹一一依準舊例分破五番般運押送至平州路界首交付及示盟誓凡百事節皆遵此約長世不違貴憑同盟所有封疆可自燕京所管州縣地分與平州界至其閒畫立其賀正信使彼此各請預先一日到闕生辰人使以十月三日受禮依上到來外賀貴朝生辰並依舊來契丹發行月日到闕

仍於穩便處所起置權場所有燕京并隨州縣民戶不少若許計
議不見定一自難安撫苟失今年播殖將來任係何處卒難拯濟
如或難以準隨請各只依契丹往例施行仍速勾退過界兵馬候
當春始善祝多祺少有禮物具諸別幅今龍圖閣直學士大中
夫趙良嗣回專奉書陳達兼謝不宣謹白北盟會編

金吾案大金弔伐錄載此書略有異同附錄於後

往歲越海計議興兵夾攻每有克獲所得者取後違此約獨乘遼
勢上衰以行侵討而反反被追襲聞軍帥劉延慶等已坐責罰又
燕京僭號普賢女上表再三乞請稱有南兵入諸城力戰破之殺
戮殆盡歸命上國願為附庸猶存大信以先許宋命之請若彼能
如元約夾攻克捷則事不在言既出問得而分付理應有報是以
宣諭趙良嗣等合取時貢銀絹共準一百萬貫良嗣等言奉旨並
請西京路地界若不從所請止得燕京二十萬疋兩設猶未允更
加綾二萬疋外不敢擅加今相度燕京諸州土廣人眾今取與未

決豈可輕易便行分付請抽退臨邊士卒

與宋徽宗第七書

天輔七年

太祖

使輶薦屈榮訊迭承既增歲幣之優深悉善鄰之意俟成誓約永
保惟和來書云所言代稅物貨并事目所載色數價值交割月日
處所與畫定界至遣使賀正且生辰及置權場事並如來示所諭
備詳美意外今年合交銀絹稱候到依契丹舊交日月交割特異
元書理合一就重念春農般運不易曲從來意其銀絹請似前來
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所有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
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春律在中冀膺
多福今差勃堇甯朮割度刺充國信使副撒盧母充計議使有少
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詞並誓稿陳達不宣謹白

事目

前者趙良嗣到上京軍前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舊漢地州縣
特許燕京再差馬政更議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度收復尋為彼

不能收復本朝自行撫定又差良嗣等來議稱燕西京南京已曾計議緣為西京不在許限只許燕京所轄六州來書云其西京別作一段今來又令良嗣等計議西京欲一就收復雖貴朝不經夾攻而念兩朝通和實同一家必務交歡篤於往日今特許與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媯儒等州并地土民戶其已西并北一帶接連山後及州縣地土人民不在許與之限據所許民戶土地甚多自來攻伐撫慰將帥士卒艱苦不少今來別無再索經略請差人交割其諸事理已宣諭良嗣等去訖來書稱契丹出沒今差人押領大軍往彼處踏地里交割發行月日已諭使人省會所有盟誓候交割了日議定

誓草
大金大聖皇帝創與併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已後陷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緣為遼國尚為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

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值物色常年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入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閒牒誘擾邊人若盜賊併賊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賊罰賊雖不獲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眾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使人往來無所禁阻所有久通歡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

與宋徽宗第八書

天輔七年

北盟會編

大金弔伐錄

太祖

累交禮聘敦請世蘇復紆使傳之華克示載書之信指以萬世昭然一言茲見繼好息民之心而得親仁善鄰之美義欲存以堅久事更具於宣陳據燕疆界至今依兩朝差去人員同行檢視分割為定所云交西京邊界夾攻契丹皇帝事已遣近上官員押令大軍勒於今月十一日於彼應會仍報宣撫司凡關夾攻事件須令

與差去官員計議從長施行其邊界亦依割定領受仍已諭使人
卻合有回謝禮數并報復文字送付差去軍下官員前次計議取
彼掠并逃去人戶雖令宣撫司交付卻只推延不肯早行發遣至
今一未結絕必若邊官邀功違約展轉如下不切稟從實開引
素亂有失將來久結歡好若是再取如此人口亦仰所司宜疾速
發遣又以契丹國皇帝在陰山夔離不在奚部山谷以此兩處句
當軍事今取嶺北鴛鴦濼坐夏相度所謀雖同如或不泯後患地
里咫尺特關貴國自餘分遣別路兵馬須是當朝供給只據收捕
夔離不契丹皇帝兩路兵馬糧食合銷米一萬石宜早收分取月
日於檀州歸化兩縣處分路般送到即候回報款炎在候寶齋是
期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北盟會編 大金

與宋誓書

天輔七年

太祖

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越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書

於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
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誅弔
貴朝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遼國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
依允迺者親領兵至全燕一方城池不攻自下尚念姑欲敦好特
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與之如約今承來書
緣為遼國尚為大金所有以自來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
匹并燕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
色常年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
并交綠礬二千考栳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
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賊捉敗各依本朝
法令科罪訖賊罰賊雖不獲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
別故合舉兵眾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
地內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人使往復無得禁
阻所貴久通歡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監察神明速殃子孫

不紹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燕地兼同誓
納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在
彼一準誓約不以所與爲定專具披述不宣謹白

北盟會編

與高麗文孝王書 收國元年

太祖

兄大女眞金國皇帝致書於弟高麗國王自吾祖考介在一方謂
契丹爲大國高麗爲父母之邦小心事之契丹無道凌轢我疆域
奴隸我人民屢加無名之師我不得已拒之蒙天之佑獲殄滅之
惟王許我和親結爲兄弟以成世世無窮之好仍遺良馬一匹

高麗史

報宋獲契丹主書 天會二年

太宗

六月日大金皇帝致書與大宋皇帝闕下大寶之尊允歸公授守
不以道怒集人神故先皇帝舉問罪之師迨眇躬盡繼恢之略尤
賴仁鄰之睦生獲昏主之身人心旣以歡私天下得以治定爰馳
使介庸示披陳逃惟聞之諒同慶慰今差復州管內都孛堇李用

和朝散大夫守鴻臚卿知太常禮院騎都尉太原縣開國伯食邑
七百戶賜紫金魚袋王永福充告慶國信使副少有禮物具諸別
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大金甲伐錄

問宋就館迫取國書書 大定十四年

世宗

盟書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減歲幣便用
舊儀親接國書茲禮一定於今年今知歲元國信使到彼不依
禮例引見輒令迫取於館姪國禮體當如是耶往問其詳宜以誠
報 金史

答宋請免親接國書書

世宗

弗循定分之常復有授書之請謂承大統愈見自尊奈何以若所
爲尙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禮靡得而更 金史

答宋孝宗書

世宗

叔大金皇帝致書於姪宋皇帝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
至指鞏洛以爲言援昔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旣盟之好旣云廢祀

欲伸追遠之懷正可奉遷卽候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
並發於行途抑聞附請之辭欲廢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
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方屆霜
嚴善綏福履今因資政殿大學士范成大等回專附書奉答不宣
大金國志參周益公集思陵錄

復宋孝宗告哀書 大定二十八年 世宗

遠馳信傳遽及訃音審色養之永違諒孝思之罔極方敦親好深
用惻傷尙勉節夫哀情庸善綏於沖福 思陵錄 世宗

復宋孝宗遣使賀正旦書 世宗
文杓協運肇開歲律之祥信使來同敦講世和之好婉書辭而稱
祝祭幣物以陳儀併戢腆勤惟深欣懌 思陵錄

慰宋孝宗書 世宗

頃達訃音遽聞大故念久敦於世好殊深軫於中懷載飭信使往
申慰問尙順禮經之節用綏孝履之和 思陵錄

復宋孝宗遣使送遺留書 世宗

頃達哀訃諒方切於孝思繼獲函書審夙承於遺命飭行人而展
好齋信幣以將誠感愴良深敷宣罔既 思陵錄

復宋孝宗遣使報謝書 世宗

頃聞凶訃想極悲傷馳遣使車往爲弔祭在叔姪情當如是於國
家禮亦宜之復致函書備陳謝悃念方罹於夏暑冀少節於哀悰
思陵錄

賀宋孝宗誕節書 世宗

塞風初屆律正上冬良月就盈祥開誕日爰遣皇華之使往敷慶
幣之儀尙介壽祺用堅盟信 思陵錄

賀宋孝宗正旦書 世宗

獻歲發春式屬亨嘉之會順時講好益敦信睦之風爰遣使車往
敷慶幣方履新陽之序茂膺多福之宜 思陵錄

詳問宋國書 宣宗

云兩國和好幾及百年南北生靈不見兵革彼之所及我之餘
也不圖曩者泰和間彼國君臣狃於釁勇嗇禍之言妄有無名之
舉我朝不得已以兵應之彼既異始圖不克逞志於我於是有增
幣易叔以伯之請我章宗皇帝重念彼國傷殘之故曲從和好仍
歸淮漢已得之地恩至渥也既許乞盟之後庶幾爲度德量力之
事謹畏天保民之戒豈意利我敵釁頓違盟誓累年譎詐不共歲
幣帥我叛亡以蕩搖我邊陲我邊臣憤怒自率所部以報東門之
役庶可少懲矣且復保我漣水扇惑我山東之民造釁百端不念
伯姪無窮之好僥倖於不可知之勇似不審輔車相依之勢將復
蹈覆車之轍也我廷臣固請曰彼忘累聖之恩幸吾一旦之警自
以鞭長不及馬腹不知牛雖瘠償於豚上其可幸乎便可興師聲
罪往伐尙念彼界生靈何罪故遣使臣先以文告仍以大兵壓境
若能改圖一遵舊約則又何求如其不然自啟禍端罪有歸矣既
違三靈之心恐貽九廟之悔事勢至此雖欲乞和不可及已故令

詳問其審圖之云

滏水集

回宋國賀正旦國書

春陽啟序適當獻歲之辰使驛馳緘遠預履新之慶旅陳器幣備
縟情文具孚誠意之休益締前盟之好

滏水集

回宋國賀萬年節國書

陽和應律適臨姑洗之辰使介馳輶遠賀誕彌之節肅陳禮幣祇
達近函覽誠意以具孚保歡盟而益固

滏水集

回夏國賀萬年節國書

遠馳使驛來展賀儀念誓好之方隆故情文之俱盡其爲悅懌曷
罄敷陳式屬涼秋善綏福履

滏水集

上世宗書

昭德皇后

嘗謂女之事夫猶臣之事君臣之事君其心惟一而後謂之忠女
之事夫其心惟一而後謂之節故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
夫良以此也妾自揆蒲柳微軀草茅賤質荷蒙殿下不棄得諧琴

瑟之歡奈何時運不齊命途多舛打開水面鴛鴦拆散花間鸞鳳
 妾幼讀詩書頗知義命非不諒墜樓之可嘉見金之可愧第欲投
 其鼠恐傷其器是誠羝羊觸藩進退兩難耳故飲恨以行揮涕而
 別然其心豈得已哉誠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
 魚云爾妾既勉從君危幸免逆亮不知此意以為移花就蝶飢魚
 吞餌矣吁燕雀豈知鴻鵠志哉今至良鄉密邇京國則妾潔身之
 機可以逞矣妾之死為綱常計縱偷生忍辱延殘喘於一旦受唾
 罵於萬年而甘聚塵鶉奔之謂詎謂之有廉恥者乎妾之一死為
 後世為臣不忠為婦不節之勸也非若自經溝瀆而莫知者比焉
 逆亮罪惡滔天其亡立待妾願殿下修德政肅紀綱延攬英雄務
 悅民心以仁易暴不占有孚矣殿下其臥薪嘗膽一怒而安天下
 勿以賤妾故哀毀以傷生而作兒女子態也裁書永訣不勝嗚咽
 痛憤之至

採璧以上原列卷五十五
 金吾案採璧明孫惟熊撰中載昭德皇后上世宗書未詳何
 本姑錄之以俟續考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金文最卷二十五

金文最卷二十六目錄

書

復遼耶律捏里書

完顏杲

與宋理宗索逃人書

天會二年

完顏杲

與都統杲書

宗翰

再與都統杲書

宗翰

與宋闡人河北河東陝西等處宣撫使廣陽郡王童貫書

宗翰

復謝宋欽宗書

上宋欽宗書

宗翰

復宋欽宗乞割免三鎮書

宗翰

復宋欽宗乞免割三鎮增歲幣書

宗翰

再復宋欽宗請免割三鎮書

宗翰

上宋欽宗請以黃河為界書

宗翰

送范仲熊歸宋書

天會七年

報劉豫推戴張孝純書

天輔六年

與夏國議和書

天會四年

上宋欽宗請鄆王為質書

天會四年

上宋欽宗減放物帛書

天會四年

上宋欽宗再立誓約書

天會四年

復謝宋欽宗書

天會四年

報宋欽宗句抽圍城兵馬還營書

天會四年

謝宋欽宗賜物書

天會四年

遣計議使副及回謝書

天會四年

上宋欽宗問劫寨兵馬書

天會四年

上宋欽宗索犯夜者書

天會四年

上宋欽宗送還康王書

天會四年

班師辭別宋欽宗書

天會四年

班師謝宋欽宗書

天會四年

上宋欽宗問元割三鎮書

天會四年

書外聞達事件

兵近都城上宋欽宗書

上宋欽宗請上皇為質書

復宋欽宗書

上宋欽宗請近上官員議事書

上宋欽宗要上皇出質書

上宋欽宗請喚回康王書

上宋欽宗索犒賞書

賀張邦昌書

復張邦昌書

與張邦昌書

與張邦昌計會陝西地書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宗望

與張邦昌免括金銀書 天會五年

宗望翰

與張邦昌定歲幣書 天會五年

宗望翰

復張邦昌請歸宋舊臣書 天會五年

宗望翰

元帥右監軍與張邦昌書 以上原列卷五十一

完顏元室

金文最卷二十六

書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復遼耶律捏里書

完顏杲

閣下向為元帥總統諸軍任非不重竟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以抗國兵不亦難乎所用者前既不能死國今誰肯為閣下用者而云主辱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計亦疎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逆者討之若執迷不從期於殄滅而後已 金史

與宋理宗索逃人書

天會二年

完顏杲

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并奚王府路都統撻懶南路都統闞母等節次申前後各管處所亡去張覺李石裊思并招過及自南京回去又張覺等邀截下郎君習姑及援送燕京趙發統軍司所管以上逐起職官百姓工匠及諸軍下亡去驅使人口軍人妻室并劫掠偷遞過孳畜財物自來累具文字移牒大宋河北河東路宣撫司

河東雲中府經略安撫使等司燕山府代應朔武等州取索度推
註不爲分白憑驗伏乞朝廷詳酌勘會兩朝誓書盜賊逃亡無令
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及約定所許州縣所管民戶其
餘色人戶並不在許與之限今據逐處奏前件因依緣由稱見獲
憑驗由自推註不爲分付係違負自彼顯然若止以違約推延便
望休止亦不誤矣所據隨州縣因官寄客居契丹人戶并逃亡招
過及上件邀回劫掠偷遞職官百姓工匠驅使婦女孳畜財物等
如敦守誓約請依在邊帥臣所謀數目交代仍指揮逐處禁止乞
回示

大金弔伐錄

與都統杲書

宗翰

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
之策幸速見諭若有異議此當以偏師討之

金史

再與都統杲書

宗翰

初奉命雖未合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

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與大兵會於何地幸以見報

金史

與宋閩人河北河東陝西等處宣撫使廣陽郡王童貫書

宗翰

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金骨魯爾移資勃極烈左副元帥致
書於大宋宣撫郡王闕下憑傳來信復沐使音未孚結約之誠難
避重煩之議領兵前去之由已載別牒且兩朝之事若不互相容
會須至戰爭夫如是則豈惟菑危轉甚更恐生靈枉罹塗炭是用
遣人以俟雅報蓋以宣撫郡王所爲結約和會契義最舊況承來
文若謂更有可議務在通融商量伏念宣撫郡王有輔立之功位
望所重必謂議以讜言扶斯將墜與其交鋒爭戰以傷生民電若
酌中兩便爲計果能如此其於貴朝非止社稷久享安全更獲兩
下益固歡和然後郡王忠孝克保終始長守富貴民賴其善爲天
下之幸甚豈不美哉昔契丹請和之日朝廷限以遼爲界不見聽
從乃及今日所望取爲前鑒審觀時勢與差去官員詳議定一律

正嚴凝佇膺多福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孛堇撒離毋專奉
書披述不宣 大金弔伐錄

復謝宋欽宗書

天會四年三月日大金骨魯爾移資勃極烈左副元帥致書於大
宋皇帝闕下頃雖結釁即復尋盟爰遣使以報誠遂致書而為問
更多賜遺已劇感藏所有事理別差官齎牒三省樞密院去訖淑
律正融佇膺多福今差利州管內觀察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工
部尚書兼侍御史上騎都尉蘭陵縣開國伯倉邑七百戶蕭仲恭
朝議大夫守太僕少卿驍騎尉天水郡縣開國男倉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趙倫充回謝使副謹奉書陳達以聞不宣 大金弔伐錄

上宋欽宗書

宗 翰

三月十七日大金骨魯爾移資勃極烈左副元帥謹致書於大宋
皇帝闕下近準僉書樞密院事路允迪齎書前來稱河北路軍前
講和了當議定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允迪奉差交割太原府界

至今月初四日重兵將回以道路隘窄注滯計會允迪宋彥通滕
茂實同當府差下官員先赴太原交割施行今月十七日師次南
關比有路允迪使臣談某何偉來到軍前稱太原府今來所降詔
書與先奉指揮不同不肯出迎詔書不伏交割申議合交界至未
見了絕難便退師見於太原府并左右州縣逐有草料屯駐幸無
疑惑律正喧和願膺多福今因人使請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大金弔伐錄

復宋欽宗乞割免三鎮書

宗 翰

七月二十三日大金骨魯爾移資勃極烈左副元帥謹致書於大
宋皇帝闕下適因專介祗受緘封既蒙示其悅悰疊承遺以聘幣
禮宜復辨迺具幣章伏念今年正月十五日誓書分畫太原中山
河間一帶比至立了疆界屯兵以來於內別有變亂當朝應管擒
制交送者今雖未服向所言出於至誠則縱此不報亦宜自制副
於前言以示篤和及云戒所過不得邀遏回兵當府故謂若不蒙

戒嚴則想皇姪之師未免易退乎況竊三府以死力抗而曰自非
大朝之令夫言如此誠意安在燕雲之地係皇姪已言之事何由
再舉又來書再念邊釁之啟在往年之姦臣今復不守約累遣兵
眾寇援太原目下又聞人馬前來徒使愚民遭罹拏戮此實可愍
繫自於誰的非仁明之用心也若長懷此志果爲後悔當府已具
細申奏取候指揮次伏惟照察律啟微涼佇膺多福今因閣門宣
贊舍人張亢回謹奉書陳謝以聞謹白

大金弔伐錄

宗翰

復宋欽宗乞免割三鎮增歲幣書
天會四年九月十六日大金骨魯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致書
於大宋皇帝闕下謹按來書以別遣使大金皇帝者竊見大朝凡
有事繫於聞上者臣子之分不得輒自施行但不知貴朝體例如
何然其赴闕人使具申奏取候指揮蓋不敢擅爲接引外三鎮堅
守事粗知仔細今來卻稱三鎮之民懷上顧戀以死固守雖合不
從誠意安在若欲以稅充歲幣肯於從初議約交割以立嚴誓嚴

誓纔立今又別議想其用意徒然以僞計苟望歸復縱不克遂須
敵土民觀其太原誤於前謀堅壁不降盡皆屠戮此之事節猶未
理辨况先準已降聖旨遣使何罪去訖所望諸事並依已去書意
分白垂報仍自今後以此無信事理幸無遣使虛勞往復律正極
涼佇膺多福今因太原少卿陳之詳等回專奏陳謝以聞

大金弔伐錄

宗翰

再復宋欽宗請免割三鎮書

天會四年十月二十日大金骨魯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致書
於大宋皇帝闕下會驗今年正月十五日誓書三鎮比至立了疆
界屯兵以前於內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管應當擒制交送者今
承來書守臣求救既以忠孝爲言將士請行欲展急難之義則上
所立嚴示大宋皇帝自爲渝變而王雲等至皇子右副元帥軍前
所承事目稱奉本朝皇帝口宣本朝大臣有懷姦之人致信義有
虧由此而言則歸罪於臣下也豈其事之中異端若此之多因未

知所言敦是可取又來書云願以歲租之入增為歲幣之常者且以三鎮之地土人民既割為我有其所出租稅必竟何歸此雖不敏亦望粗曉况聰明者乎又王雲事目今罄竭府庫應副犒軍之用恐不能如數實出窘匱以此詳味特謂敝府惟貪犒賚之用且官兵之所以舉者蓋行弔伐之義也尚所見如彼是知貴朝之不知罪已而惑之甚也此中事理早遣人使入國問罪日月淹久猶不回程幸望高懷從其幣幅微寒屆候善保多福今因秘書少監李若水等回專奉書承謝

大金甲伐錄

宗翰

大金骨魯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近日恭依宣旨遣使問罪來意雖以委任不當為辭然不肯服罪致領重兵河北河東兩路齊進所經州縣軍府服者撫之拒者攻之今月十六日已到澤州界不往前進及所遣先鋒今月十四日已過黃河不施船楫不由渡口直涉洪水諒亦洞悉載惟大宋屢變盟

言若不以黃河為界終不能久故今議定河北河東兩路先行收撫其中或有來自河外者不拘甚處人民並合一例存撫然念拋鄉之人亦議定自河外見在兩路未下州府官員兵人並許放回請差近上官員前來交割引出俾見家小仍服罪訖一面先具凡所聽命不違國書回示如或不見依從稍為遷延將恐別招悔咎律正凝寒善祈多福今差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汭字堇撒離毋前去奉書陳達不宣

大金甲伐錄

宗翰

送范仲熊歸宋書

天會五年四月日骨魯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謹致書於南朝皇帝闕下早者攻下懷州內有鄉貫係河南人以不係朝廷措置州縣人民隨軍將帶前來比至汴京了畢權令鄭州就糧養濟除情願歸降人已發遣過河北外內有不願歸降人從事郎懷州河內縣丞范仲熊遣令還鄉仰冀英聽俯為亮悉專奉書陳達不宣

北盟會編

報劉豫推戴張孝純書

天會七年

宗翰

戴爾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

之願爾當就位我以孝純輔爾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宗望

與夏國議和書

天輔六年

宗望

奉詔有之夏王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茲已舉遼國若能如事遼之日以效職貢當聽其來毋致疑貳若遼主至彼可令

執送

金史

上宋欽宗請耶王為質書

天會四年

宗望

承計議使副知樞密院李昉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等齎賜御寶

文字深悔前非再求盟好傳之無窮永同金石仰認至誠實為大利雖有報復之心載維元從大聖皇帝結好暨我今皇帝旨諭丁甯德意寬大拯救生靈塗炭宜舒舊憤以示新恩當開誠心與修和睦今差元部旋節度使寶利復州管內觀察使高永義諸軍都部署判官司農少卿張愿恭與前次差人使同去計議其諸事條

具如別幅若可依從請皇弟耶王并太少宰科一員不踰是日來赴軍前權宜為質更或不欲施行無煩理會伏候端的

事目

自新結好已後凡國書往復並依伯姪禮體施行今黃河更不為界可太原中山河開等府一帶所有地分畫立疆至將來撥屬本朝於內城池別有變亂貴朝應管擒制交送來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今減五百萬貫除自來已合交送銀絹兩色外擬只歲輸二百萬貫物貨以上並入御筆誓書耶王權質候過黃河便擬歸還太少宰科一員祇候交撥定疆界亦便放還合要賞軍兵物并書籍下項書五監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雜色表段一百萬段絹一百萬疋馬牛騾各一萬頭駝一千頭

上宋欽宗減放物帛書

天會四年

宗望

大金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幹離不正月十四日大宋皇帝遣來使副李鄴高世則等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於改悔

求踐舊好敘定兄弟之義卜於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為感切遽解重圍收聚兵馬鈐束將校更不令驅虜殺戮既復舊約欲成長久竊慮歲輸物帛稍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酌中理會今又特減放一百萬貫常年只納一百萬貫文折納并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仍為今歲分撥疆土事忙直候來年正月依應舊例交納所有誓書乞早賜差遣國信使副就赴闕下告回誓書當司亦準備具此申奏次如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得殛俾墜其師今差都管契丹兵馬補國上將軍耶律度福州管內觀察使隨駕教坊都提點王訥充計議使副伏乞照察謹奏

北盟會編 大金弔伐錄

上宋欽宗再立誓約書

天會四年

宗望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離不上書於大宋皇帝闕下今月十四日差李鄴等賜到誓文暨皇弟康王并少宰一員至仰體聖慈深增倍喜事苟不然其如社稷生靈何今既轉禍為福重踐歡好惟望貴朝不失農業早令當司兵馬無稽駐泊益彰至德當司已鈐束逐處軍兵更不令驅虜殺戮所有國書再立誓約乞賜盡言遣差信使將擎來付當司待憑發遣赴闕即日一見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過即時遣還願勿憂疑更有但係亡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人等無令劫掠傷民早為交割今月十一日夜南方天見赤氣直至天明詳其分野正臨都邑能盡至誠務敦大信反身修德必底消禳緣念義同一家別白奏達謹上

錄

北盟會編

大金弔伐

復謝宋欽宗書

天會四年

宗望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離不謹奏謝大宋皇帝今承復降御寶文字為問報每遇生辰聖節及正旦遣使專附問許之儀并賜到珠玉疋段等物稠重恩德何可勝言又言歡盟既定盡出周旋循省以來頗多惶懼此蓋皇帝英明獨斷歡好再成社稷永安生靈賴慶幹離不依準本朝皇帝宣命施行恩從聖造事靡已為永

念于茲難當旨意惟願兩朝久悖信義世固和成下順人情上協天意今既事同一家仍慮百姓有妨農務所索牛一萬頭乞行罷去伏乞照察向融春律和洽整襟謹謝

大金弔伐錄

宗望

報宋欽宗句抽圍城兵馬還營書

天會四年正月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離不謹上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復沐聖私以御書見賜諭言委曲存問稠重揣分尋涯何以勝此云大軍已到太原抑恐河西兵馬乘隙深入願速攔約恭奉敕旨非敢怠慢當司已準備發遣先來計議王介儒撒離毋及在此親信人與御前差到宋彥通等同去融會河西軍兵請元帥府就便指約次再立到誓約國書言出至誠可傳萬世本朝興復焉敢異斯所保歡和必深曩昔據安置定圍城兵馬今日日並句抽還營應在城側近者十八日亦令退去於後輜重已差約頓更不許過河信德真定等路駐下軍兵嚴行鈐束不得虜掠燕京知院侍中統押漢軍續次待來近以差人指約去訖伏惟炤察

大金弔伐錄

謝宋欽宗賜物書

天會四年

宗望

差去使人王訥至伏蒙聖慈回賜到沈香山子花犀玳瑁酒器并奇獸珍禽等幹離不無任感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奏謝

北盟會編

遣計議使副及回謝書

天會四年

宗望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離不謹上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差去人使李士遷等回伏承御書特加溫諭尋釋研味言悉由衷敦固歡盟益光聖德陛下既全終始質諸天神況幹離不等永念同盟敢不祇畏近知樞密院李稅等至懇以金銀闕數欲將寶貨折充理當循從奈士卒輩有失元望可否之間實難於心復蒙示諭謂膚髮可捐猶且不吝言極意切感惻倍深靜而思之兢惶交至竊緣大議已定豈可因茲細故不終恩意乃於金內特減一萬錠準五十萬兩兼為講和已後大事根取糧草雖經嚴切鈐束不得非

分其閒不無侵耗亦合約量更減銀一十萬錠準五萬表裏十萬
段疋上件所減物色并係合節次交送四停之數仍於見交六停
金一色內更許準一萬錠外者乞依所指五日齎送所在騾馬幸
在京取刷肥壯交送如或決難迭數當依駝畜例抵折起運前來
外中山河閒兩府亦望差遣近上親信之臣嚴賜敕旨令從隨少
宰專行管句交撥疆界及就便於河北至真定府其閒州軍應有
係官金帛取索充填歇下之數更或難可應送擬準見奉御寶文
字續次交送近者猥被聖恩賜到內樂百餘人不欲使去父母之
邦尋用放還辱從所請感藏之至無任下情外據所割三府見任
職官內不係本土之人恐有知識欲要者椿定姓名垂示即當發
遣如不見公據請不收留內太原一路官員乞便於交割宣內分
明開示亦憑依應施行今差韶陽軍節度使耶律忠少府監充乾
文閣待制太平甫充計議使副奉書奏謝

上宋欽宗問劫寨兵馬書

天會四年

大金帛伐錄

宗望

今月初一日夜五更時有步騎軍沿孟陽河東西三處北向奪橋
詰朝又於大軍營西南劫陳前來當司量遣兵馬隨路禦逐曾未
踰時殺傷兵卒甚眾所獲器甲鞍馬其數甚多緣當司不識是甚
處兵馬及從何來願示其詳李稅王訥所計議事亦望端的垂諭
日近所送元定賞軍物貨其闕甚多幸無依前稽滯今差檀州刺
史張恭禮充計議使謹奉書奏聞

北盟會編

大金帛伐錄

上宋欽宗索犯夜者書

宗望

天會四年二月五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離不謹上書於
大宋皇帝闕下昨以太上皇誣瀆神明奉命致討正月七日大軍
直抵都城方謀攻拔特承遣知樞密院事李稅等具言上皇自省
前非傳位播越以代上皇引過求誠遂依元奉宣命酌中計議復
尋舊好盟著誓書有如皎日始者不忍貴朝宗社顛覆生靈塗炭
遂用解圍至於四面園館屋宇都無所毀及放黃河更不爲界元
許歲輸七百萬貫仍於見交金帛之數減免頗多本欲貴朝如此

大義結以至誠矧誓墨未乾神聽甚邇理當祇畏豈可背違何期
俟爾發兵竊犯營壘自取違禍前日之事起自上皇今日之爲所
咎安往遂使師徒疑撓別欲施行差去人使王炳回狀審皇帝召
以面諭言輒流涕及承所賜書云初聞甚駭寢食俱廢謂以執政
姦臣姚平仲等妄作生事貪功誤國及陳所不敢舉者三詞意懇
切聞之惻然當司詳認實自向誤國者不度強弱之勢禍福之理
徒以弄兵殘民欲徵一日之幸重念皇帝卽位日淺斷不自衷而
宗廟社稷幾爲此輩所隕實可傷惜乃令諸軍復罷攻取仍依已
立誓書一切爲定其造意執政姦臣及姚平仲等可日下執送軍
前以塞眾怨從來雖以康王少宰爲質決是無敢顧惜輒敢有此
侵犯更以王叔越王駙馬曹都尉同質軍前并於太宰李邦彥樞
密吳敏二人內科發遣一員交換少宰張邦昌亦候割定疆界同
將發遣外據歇下騾馬金帛疾速交送如或有所不從幸賜端的
垂示今差福州管內觀察使隨駕教坊都提點王內安州團練使

耶律甯充計議使副謹奉奏聞謹白 大金弔伐錄

上宋欽宗送還康王書 天會四年

宗望

使至送承來諭請送康王備聆聖心懷注之切今如命遣送前去
緣以康王久留軍中謹贈金一萬錠聊用壓驚式表微意謹奉書
奏聞謹奏 北盟會編

班師辭別宋欽宗書 天會四年

宗望

大金皇子郎君幹離不等謹上書於大宋皇帝闕下昨者受命專
征以上皇渝盟是問靈旗南向直抵京城今者伏承皇帝嗣位再
請修好遂遵依元奉詔旨酌中計議著定盟約日復爲貴朝奸臣
誤國妄起釁端於是當司實懷疑憤乃蒙宸翰諭以孤危哀痛之
誠重遣同氣近姻之質深諒大信克保有終前日之盟非此爲比
且自大軍之來資索頗多上瀆聰明下匱民庶事在不已固非樂
爲竊惟兵火一縱收之實難自非恭承今日皇帝仁明遠略屈已
愛民安能使此禍危翻然爲福今茲大計已定而後無以舊事爲

念惟祈皇上永惇誠意共庇百姓又承皇上所賜書內謂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奉事姚平仲死於鋒鏑李綱正從貶責其餘宰執開求退罷免者甚眾既聞此言敢不孚聽及蒙諭城中軍民不奉號令實恐轉生變亂以貽聖憂當司本圖安定貴朝宗社永固和好遂令城下諸軍退保舊寨須是即日班師伏念陛下即位之初必欲推恩布德以悅眾志特於元定賞軍物內減金一萬錠銀一十萬錠表一十萬段以充振乏廣施之用外有賜下金帛頭疋更望止於今歲逐月接續交還今方言旋非不欲詣闕廷展辭少敘悃幅以在軍中不克如願謹遣左金吾衛大將軍權宣徽北院使韓鼎裔桂州管內觀察使耶律克恭充代辭使副有少禮物具如別幅謹奉書奏辭以聞謹白北盟會編大金弔伐錄

班師謝宋欽宗書

天會四年

宗望

天犀御帶一條以隆餞別之禮仍被溫旨重稠昭宣大信仰認聖慈曲周用殫砥厲欽領之餘尤增感劇當司遂促歸期今月十日已令大軍旋旆所祈陛下社稷載甯生靈休息今差靖江將軍節度使高僧奴隴州防禦使大迎充賀有少禮物具於別幅謹奉書奏謝以聞北盟會編大金弔伐錄

上宋欽宗問元割三鎮書

天會四年

宗翰

大金骨魯爾移資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同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頃因起釁以致連兵曲直所歸彼此自見思得尋盟之計用申割地之言厥後事因稽留盟約復變況上皇之鑒未遠抑亡遼之戒在前誠思再造之恩可忽經久之計將久保有成之信蓋早畫元議之疆曾自為辭管行致送今則反假士民之固圉更張軍勢以解圍茲事難圖昔言安在乃者差蕭仲恭趙倫等齎書報復回日輒受閒謀之謀陰傳構結之文敢蹈前非又在今日為此尋申過朝廷奉到宣命據此釁惡更踰上皇仰就便差官問

罪從長相度施行今差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
洸充問罪使副前去若深悔前過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鄆王并
大少宰一員同詣行府齋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府卽行戒諭
并令開門以待撫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圖謹白
北盟會編 大金

書外聞達事件

一昨據當府領兵至高郵縣有元差去人使王介儒撒離毋與差
來宋彥通郝抃等同報講和備領旨意續允迪至旣言交割太原
府請先去計會本府官員開門仍遣郝抃復報依準施行去時尋
差附奏初以太上皇承先皇帝之恩言不盡意後因棄德結絕信
使事至於今蓋邊臣與執政通連邀功所致具此奏聞去來
一據前項報和使副此時備言上皇自省前非傳付今上應有誤
國姦臣並已貶竄顯是至誠看詳和事未審能保願以永孚大信
是爲長計亦委具此附奏去來

一遣郝抃回領兵至太原府見依舊堅守尋問路允迪如何不行
交割卻回到本府文字言交割朝命在先所奉堅守朝命是後致
難開門兼姦細人等處獲得其真定府劉鞞書云李綱密奉聖
旨委令堅守隨宜措置當府爲數處議同及路允迪告乞申覆朝
廷諭允迪以上皇自省前非已經禪位今次決無再有渝盟定是
姦臣依前邀功所致若欲申稟請就便施行由此路允迪曾經奏
審日後更無求耗此上量摘軍馬屯駐圍守本軍還赴西京前次
太原府都統所申宋兵數路屢來援府足認先發釁端事不得已
遣兵迎敵並皆掃滅又於七月遣到張亢計議三府續發大兵節
次前來亦戰殺殆盡看詳來意全是隱誤敵情潛蓄惡毒欲解重
圍非是誠實與當府預測詐和先於郝抃處所言並同
一當府竊念昨以上皇禪位蓋撫邊帥臣誤國今卽屢發大兵來
援太原府亦是姦臣所造深慮蔽蒙前後敗亡諸路軍兵巧誕奏
聞不使上知

一貴朝若還復尋舊好慮以正圖益已或不從本朝所欲決難休和因何舉此若許貴朝謀便終歲連兵又似今日願不聽納茲臣乞以至誠修睦勿虛示甘言包藏異心非惟貴朝大金利便兩朝各有益國決千萬年

一若欲準前休和乞依差去使副所齎書內事意施行除書事目外攻下太原續有聞達事理

一當府依準所奉聖旨委差楊天吉王炳等充問罪使副元限行府比到太原卻管回來泊到太原其人等猶未還界稱早已牒取接伴去訖當府看詳應是為已密令堅守猶未謀圖復故指人使不早過界緣太原已是割屬本朝理當存惜卻為終不從順於九月三日因怒縱軍攻取晝時便下闔城大小職官軍民並依軍法施行訖外張孝純并男浹二人為是故違再結歡好為首柄定府人不令依準交割殘損了太原府路生靈無數其罪並在前人父子合要張孝純在南骨肉以此留在軍前唯守候家屬乞賜發遣

更慮姦臣奏言張孝純是為國盡節忠臣不可分付儻或聽納終難杜絕渝盟必難休和若是依準發遣令後姦無敢再犯須是事出至誠使鄰國可以信重

大金弔伐錄

兵近都城上宋欽宗書

宗望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三日大金骨魯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近楊天吉等回特沐華音準割黃河東北路州府軍縣人民悉歸大金仍依來示一一專聽從命者當府照會訖深認美意見差官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分路交割去訖今勘會有數州在河內而來書不入交割之數所索官員及家屬多有漏落係使人理會不盡來書亦不見分明又不言後約以故兩路重兵已近都城期在定一今差保靜軍節度使司農少師楊貞翰李董撒離毋專往計議所有事宜並已丁甯口諭前去幸望依從以副從命之言初陽在律善履多祺專奉書陳達不宣

大金弔伐錄

上宋欽宗請上皇爲質書

宗翰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十三日大金骨魯爾移資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頃者專使人仰期親會今辱書音雖云備悉而使人卻稱大宋皇帝有懷疑惑者其所云躬親出城豈有他意但以前後所言一無誠信遂有是議以驗稟從今既疑惑肯忍必也果若聽命不違據見去人使所諭事宜並依從更有事宜仍遣親信堪議論官同何棗等不過此月十五日出城貴憑約諭比至結絕以來別遣上皇越王皇子親弟爲質今再差保靜軍節度使司農少師楊貞幹孛堇撒離毋等專去計議式當寒律善保多祺白

大金弔伐錄

復宋欽宗書

宗翰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二日大金骨魯爾移資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介使復來音書薦至詳味再三徒深披閱而來使云一面攻城遣使有懷疑惑又云報謝

通和乞好解圍者且今之所舉蓋緣渝約雖有聽命之言未有聽命之實況以議定畫河特謂信須差官同去交割而彼人反謀捉拏此之無信甚於去春遂議出質割城發送官員聽命遷都表信方許通和人使既回一無依從以故曾議進擊然念宗社不忍立墜且陳器備聊示攻城之勢本俟貴朝必圖悛悔面自謝和其誅安在必欲保全宗社永固歡和曷若並從已諭表信有實則所謂解圍肯延時刻一諾之言爭忍反覆如或執迷決無所從敢謂安危之理灼然驗於臨時隆寒犯律倍冀多祺白

大金弔伐錄

上宋欽宗請近上官員議事書

宗翰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金骨魯爾移資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累遣使人備陳誠懇緣以執迷未盡定一旦朝廷全付燕雲蓋務善鄰而貴朝不爲厭足遂招背德結構逆賊招納叛亡此釁隙之所以生也去春王師到城哀鳴請和願畫三鎮計許和好又圖不軌密令堅守遣兵救援

此釁之所以深也洎再舉問罪猶執謀計不肯聽命遂致事勢及此尙慮京人驚駭昨日遣李若水下使臣入城以示慰諭今承遣到景王一行洞悉悛悟然聽命事大專俟更遣執政何棗并近上堪與議事共同請命無以猶迷禍及平人專奉書陳達不宣

甲伐錄

大金

上宋欽宗要上皇出質書

宗望翰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大金骨魯爾移資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幣章既報美問復臻雖承懇告之言未副質親之素再敘悃悵更煩聽覽且重兵纜至屢望會盟因謂疑惑乃從高意惟索上皇已下為質已亦不依應遂生兵怒以至攻擊而一無他辭但云收兵其理安在況事勢及此宜從初議早冀上皇與皇子出質別差近上官員交割已畫州府軍縣北望開門撫定已來更遣逐府州長官血屬執質仍使前項逐官親戚每州各一名同交割官前去說諭俾知納土又一面速

送所索官員并家屬緬惟照亮曲認懇誠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金帛伐錄

上宋欽宗請喚回康王書

宗望翰

既往不咎故無可言事至於今良可驚悸康王見往河北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聖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壽祺

編靖康紀聞

北盟會

上宋欽宗索犒賞書

天會四年

宗望翰

骨魯爾移資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於大宋皇帝提師遠涉惟賴金銀犒設軍兵近日差官入京城檢視府庫藏積絹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疋於內準備取犒賞所須一千萬疋今承來示披尋深意恐似有防取索假以為辭於理未安初破城時本議縱兵但緣不忍以故約束今欲犒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段子衣絹不限數官私早望依數應付見在府庫絹雖見有餘唯取所須之數金銀段子亦依所須之外必不

多取昨來本府再舉之際累承示諭金帛費耗驗今所諭似謬前
言且冀亮悉無用匿辭專奉書資達不宣謹言

要錄

北盟會編 靖康

賀張邦昌書 天會五年

宗望翰

具位謹致書於大楚皇帝闕下向承明詔擇立賢人爰及士庶之
謀已諒英聰之德具聞天闕優降冊書禮命恭行羣情胥悅未遑
伸於慶祝不圖辱於華緘幸容先導微悰繼陪高論今差榮祿大
夫兵部尚書護國軍廣陵郡開國公高慶裔彰武軍節度使金紫
榮祿大夫檢校太保兼御史上騎都尉隴西縣開國子李仕遷充
慶賀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大金弔伐錄

北盟會編

復張邦昌書

宗望翰

天會五年三月十四日大金骨魯爾移資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
右副元帥謹致書於大楚皇帝闕下比遣使下聊申慶禮辱緘封

之繼至亦悃悃之靡深其於感藏未易敷述所云之事佇期翌日
仰奉光儀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大金弔伐錄

宗望翰

與張邦昌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大金骨魯爾移資勃極烈左副元帥皇
子右副元帥謹致書於大楚皇帝闕下近辱華音備詳雅意以左
丞馮解管軍郭仲荀皆素著於忠儉欲俾還於職務竊以上件官
將要之定議係於北遷既來命之克勤何弊府之敢恪簽書樞密
院事曹輔禮部侍郎譚世勣中書舍人孫覲給事中沈晦闔門宣
贊舍人李仔朝散郎汪藻閣門祇候趙瑰給事中黃夏卿宣贊舍
人趙誦右文殿修撰宋彥通觀察使邢端彥將作少監蘇餘慶少
府少監徐天民少府監丞許汪崔亨復包師道羅公彥宋忠劉思
齊郝敏任良臣武恭孝李琦并人從家眷等或從行廢帝或因事
軍門今并遣還庶俾分任外自來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
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徵括

之急重困斯民亦議權止又有夏國並別事宜今差保靜軍節度使蕭慶觀察使李口諭所云前去計議仰惟高亮幸察悃悞專奉陳達不宣白大金弔伐錄

與張邦昌計會陝西地書

宗宗望翰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大金骨魯爾移資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元帥謹致書於大楚皇帝闕下勛會承準降到大楚皇帝冊文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并當府所奉宣命楚夏封界就便從長分畫施行者今議定東自麟府路陽溝東底黃河西岸西歷暖泉鄜延路米脂寨大谷米谷開元堡臨夏寨聖塔谷威戎城萬安川殄羌寨盧關川杏子堡鵠谷萬全寨木場口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麥川堡定邊軍賀家原阿原堡木瓜堡九星原通歸堡定戎堡臥山寨臺興平城寨谷序雞嶺寨秦市川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賀羅川賀羅口板井口通關堡蕭關秋川堡緩戎堡欽纒川口中路堡欽纒川堡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定戎寨亂

山子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打乘川征原堡古會州自北直至抵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所有界如或指定地名城堡處所內有出入懸邈者相度地勢各容接連兩相從便分畫布此悃悞冀為孚察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大金弔伐錄

與張邦昌免括金銀書

天會五年

宗宗望翰

自來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根括之急重困斯民已議捐止北

盟會編

與張邦昌定歲幣書

天會五年

宗宗望翰

會驗宋時除依遼國舊例歲輸銀絹五十萬兩匹外別納錢一百萬貫物以代燕地所出今若依舊例輸納且念地既分割民有凋弊特免錢一百萬貫減放銀絹二十萬匹兩每年共議納三十萬疋兩銀絹各半其數依舊例交割布此悃悞冀為亮察專奉陳達

不宣謹白

北盟會編 大金弔伐錄

復張邦昌請歸宋舊臣書

天會五年

宗望翰

早承懿諭願還舊臣以為馮解國之老成郭仲荀眾推忠謹此外臣僚如非欲留之人乞下遣還之令其已旋歸者係裨贊時政或留未還者俱是與留仰祈照知無煩理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元帥右監軍與張邦昌書

完顏兀室

天會五年七月日元帥府右監軍謹致書於大楚皇帝闕下昨者宋人不幸趙氏敗盟由此出師至於國都乃廢宋而造楚本以示懲勸於後來者也班師之日定約具存貴心腹以相知凡事為而必達距今累月聞無一音緬想其間不知何似所約陝西之地以屬夏國之疆頃被彼人請分茲土伏冀早為割獲用副愀忱睽違去此既遙動靜於茲未悉回復之際次第相聞商氣方清願膺繁戩今差朝散大夫少府少監飛騎尉口縣開國男會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牛慶昌六宅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

侍御史雲騎尉樂詵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以上原列卷五十二

金文最卷二十六

金文最卷二十六

六

